

昭明文選

第十二册

第一函

文選卷二十二

招隱

招隱詩二首

五言 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詠史矯健招隱秀逸

左太冲

雜詩至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以策而去說文曰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

之難踐節立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

巖穴無結構邱中有鳴琴

結構謂交結構架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大傳

雲字當從宋本作雪為更佳

林尚書大傳曰柏與觀乎南山之陰高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春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于山南

石泉漱瓊瑤織鱗亦浮

沈楚辭曰飲石泉兮陰松柏漱猶蕩也毛萇詩傳曰瓊瑤美玉也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何事

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毛詩曰其嘯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傳曰灌叢也南都賦曰寡婦悲吟

秋蒹兼糝糧幽蘭

閒重襟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詩曰乃裹糝糧毛萇曰糝食也楚辭曰初秋蘭以為佩蘭可為佩故以蘭標也

躊躇足力煩

聊欲投吾簪

言世務勞促故足力煩殆也韓詩曰搔首踟躕阮嗣宗奏記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

始而欲招之出繼乃欲從之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今乃荆棘蹊路則是有美實而莫之采也然而寒泉終非不食王明照之則並受其福矣豈其修己全潔而不見用徒為心則哉大器晚成猶松柏後凋誠不爭一時之光景較當世之好惡故屈伸得以自主耳惠連以下又自明其非一于隱而俟時也良辰至則相招以出矣○首陽非吾仁言魏晉禪代已在易世之後如我者不當復以夷齊自處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王隱晉書曰左思徙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

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周易曰井冽寒泉

峭蒨青蔥間竹栢得其真

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李萋繁于一時時至而後殺至于松柏經隆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弱葉棲霜雪飛榮流餘津

爵服無常玩好惡有屈伸

言爵服之榮墜無常玩時有好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人賤爵服

矣家諱孔子曰君子之行己也可以屈則屈

可以伸則伸東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分

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

論語曰蒞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者有士傷其長安語曰蕭朱綬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

惠連非

吾屈首陽非吾仁

論語曰蒞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

而得仁又何怨又子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相與觀所尚逍遙換良辰

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高也謂中

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東征賦曰憊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

五言疑亦有其一而逸之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

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猶豫而不夷王逸曰夷悅也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振聲也說文曰

躑躅住足也
躑躅欲安之
幽人在浚谷
周易曰復道坦坦幽人貞吉
朝採南澗

藻夕息西山足
毛詩曰予以采蘋南澗之濱予以采藻于彼行
輕條象雲構密葉

成翠幄
劉公幹詩曰大厦雲構又齊都賦曰
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
上林賦

結風楚辭曰遊蘭皋與蕙林王逸
楚辭注曰薄附也廣雅曰秀美也
山澗何泠泠飛泉漱鳴玉
枚乘上書曰泰山之窟

微液鳴玉亦瓊
瑤也見上注
哀音附靈波
要附
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

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
得至美而遊乎至樂
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為天下凜凜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凜與澆同
富貴苟難圖

稅駕從所欲
稅駕喻辭榮也史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
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反招隱

反招隱詩一首 五言

王康琚
古今詩苑華題云晉王
俊邁
康琚然爵里未詳也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史記曰老子名耳
字聃列仙傳曰李

耳字伯陽生于殷時為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
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
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
皇甫謐逸
士傳曰巢

至此不目知其
夷而悅樸也

父堯時隱人常山居而不營世利年老
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
今雖盛明世能無申林士

解嘲曰遭盛明之世毛長詩傳曰中

林也放神青雲外絕迹窮山裏
琴操曰許由云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九州伍長

隱言書李重奏曰陳原
絕迹窮山翹債道禁
鷓鴣先晨鳴哀風迎夜起
楚辭曰鷓鴣嘲嘶而悲鳴

彫朱顏寒泉傷玉趾
楚辭曰凝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稚朱顏毛詩曰爰有寒泉

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已
智傳子曰君子周才難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

理
劉向列子目錄曰至于去命篇一推分命淮南子曰趨回天死季由蓋于衛皆迫性命之情

而不得天和者也列子公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非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張湛曰物
事皆均則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莊子有齊物論又曰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又曰

理無不至
遊乎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祠位為丞相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雙渠相溉灌嘉木繞

詠興與子建公議詩同

丹震一絕直書即
目自有帝王氣象
合結語恰似文帝
生平○所見如此
其語偷吳人所以
券其不十也

氣象迫促

通川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七言曰折羽翼兮摩蒼

天驚風扶輪轂飛鳥翔我前張衡羽獵賦曰風翊翊其扶輪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列

法言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列

傳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遊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莊子曰聖人其于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已焉養生
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 水經注曰淮南郡之干湖縣南所謂姑孰即南州矣庚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東通

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樂府第

殷仲文

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也為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用為小史帝反正出為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

不見其面
數日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

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字書曰準平也

獨有清秋

日能使高興盡

潘安仁有秋興賦

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

緊猶實也言欲成也

爽籟警

幽律哀壑叩虛牝

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起其幽律衝哀壑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籟管井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籟子游

曰地籍則眾竅是已郭象曰人籍籍也夫籍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曰警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邱陵為牡谿谷為牝

無早秀浮榮甘風殞爾雅曰不榮而實謂之秀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茵匠謂桓立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

松貞菌脆也松菌殊質故貞脆異性也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也言秋晨蕭瑟鄧析子曰

聖人道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郭象曰所謂塵垢之外非伏于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所以明

也廣筵散汎愛逸爵紆勝引論語子曰汎愛眾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引勝引也伊

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范曄後漢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薛君韓詩章句曰祛去也爾雅

曰泯盡也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阿衡喻立也言已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將見哂也許慎淮南子注猥猶凡也尚書曰惟嗣王不惠

于阿衡孔安國曰阿倚也衡平也漢書曰車千秋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簡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一妄男

子上書即得之矣爾雅曰貽遺也馬融論語注曰哂笑也

遊西池一首 五言

謝叔源臧榮緒晉書云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被誅沈約宋書曰混字叔源西池丹楊西池混思與友朋相與為樂也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詩人

伐木自苦其
事故以為文
有來豈不疾
良游常蹉跎
陸雲歲暮賦曰年有來而棄子時無算而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暉楚

辭曰驥垂雨耳中取蹉跎
逍遙越城肆
願言屢經過
說文曰越度也鄭玄禮記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毛詩曰願言思子
迴阡

被陵闕高臺
眺飛霞
廣雅曰被加也言亦大阜而通城闕也
惠風蕩繁囿
白雲屯曾阿
邊讓章華

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
景昊鳴禽集
水木湛清華
蒼頡篇曰湛水不流也
褰裳順蘭沚
徙

倚引芳柯
毛詩曰褰裳涉溱鄭玄曰揭衣度溱水也潘岳河陽詩曰歸雁映蘭沚與詩同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
美人愆歲月
遲暮

獨如何
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遲晚也忽謂過期也
無為牽所思
南榮戒其多
莊子庚桑楚謂

南榮赫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越處朱切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

五言 靈運山居賦注曰大小巫湖

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
星羅游輕橈
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楚人名池澤中曰瀛羽獵賦曰漁若天星之羅楚辭曰荃橈兮蘭旌王逸曰橈

小楫也
憩榭面曲汜
臨流對迴潮
毛萇詩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豫隱曲之汜
較策

共駢筵
並坐相招要
李弘軌法言注曰駢並也
哀鴻鳴沙渚
悲猿響山椒
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子

曲折層次盡斲字之妙

馬于山椒孟康曰山椒山陵
名廣雅曰土高四墮曰椒邱
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飈
亭亭迥貌王逸楚辭注曰瀏風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

風
斐斐氣霽岫泣泣露盈條
斐斐輕貌泣泣垂貌
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諠囂
李奇漢書

注曰祛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積也
鄭玄禮記注曰聞詎囂則人意動作
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

晤對也悟與
晤同古字通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五言 水經注曰京口丹徒之西鄉也又曰京城西北有別嶺入江三面臨水高數十丈號曰北固

謝靈運

謝家山水之作可云開闢手而一種生物之氣力變前人厥功不細

呂延濟曰靈運從
宋高祖作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

言聖人佩玉璽所以儆戒誠信居黃屋所以顯示崇高鄧析子曰為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者

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
以玉也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

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

言上二事乃為名教之所用而

其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周易曰聖
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誄曰聰竟神理方言曰超遠也

昔聞汾水遊今見

塵外鏡

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說文曰鏡馬銜也言鏡以明馬猶軫以表車

鳴笳發春渚稅鑿登山椒

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啟路
稅鑿猶稅駕也山椒已見上文

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

吳都賦曰張組帷構流蘇遊天台山賦曰或倒景于

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蓬萊
陰倒景崑崙罩層城並以山臨水而影倒謂之倒景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臯

蘭薄

蘭薄蘭澤也

是京口

以曾是為在位亦
是當時語

夕曛陰沉丹楓轉
灼四語妙于參差
掩映

卽蘭林也楚辭曰朝騁鶯
兮江臯王逸曰澤曲曰臯
同廣雅曰
墟居也
原隰萋綠柳墟圍散紅桃
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穉穉者發孕也桃則華萋與穉音義

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
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司馬彪曰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命決曰地

顧已枉維繫撫志慙場苗
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工拙名

所宜終以反林巢
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曾是榮舊想覽

物奏長謠
毛詩曰曾是在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諶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

五言 永
嘉郡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
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連障疊巘嶠

青翠杳深沈
爾雅曰山正鄣巘嶠崖之別名爾雅曰重巘嶠文字集略曰嶠崖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曉霜楓葉丹夕曛

嵐氣陰
楚辭曰與曛黃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兮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嵐綠含切節往感不淺感來

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
七發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含情尚勞愛

如何離賞心
言鳥含情尚知勞愛况乎人而離于賞心也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
孫綽子曰撫明鏡則好醜之貌

史似自寫懷抱然
刊置別處不得循
賦再四乃覺巧不
可階

池塘一聯兼寫此
託合首尾觀之文
外重自隱躍也驚
心景物乃爾濤綺
病起即日故是千
載常新神祇句亦
傷不及公子同歸
也

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桑顏收紅藻
玄鬢吐素華古詩曰衣帶日已緩
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
幽獨不悶唯賴鳴琴而
已莊子曰仲尼謂顏淵曰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郭象曰安于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
入于寂寥而與天為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于音聲也

登池上樓一首

五言 永嘉郡池上樓時靈運
被讒出守病起登樓而作是詩

謝靈運

潛蚪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沈
蚪以深潛而保真
鴻以高飛而遠害

今以嬰俗網故有愧蚪鴻也說文曰蚪龍有角者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
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汨古字通馬融論語注曰怍慙也
進德智所

拙退耕力不任
周易子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尹子曰為
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
徇祿反窮海臥疴

對空林
趙岐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
謂永嘉郡也說文曰疴病也
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嶽嶽
禮記曰傾耳而聽之
廣雅曰聆聽也李陵

書曰舉目言笑洞
簫賦曰嶮嶽歸崎
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
楚辭曰欵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
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
池

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采蔡邕楚辭曰王孫
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詩曰我

遊兮不歸春
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
行永久穀梁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

也
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逝世無悶

遊南亭一首

五言 永嘉郡南亭

謝靈運

一馳字全篇三時
移易都已貫注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說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
山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密林含餘

清遠峯隱半規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筭清有餘也張載
歲夕詩曰白日隨天廻皦皦員如規久痾昏墊苦旅館眺郊

岐毛萇詩傳曰痾病也尚書禹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孔安國曰
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舍也澤蘭漸被徑芙蓉始

發池楚辭曰皇蘭被逕兮斯路漸廣雅曰漸稍也楚
辭曰芙蓉始發雜菱荷王逸曰芙蓉蓮華也未厭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楚辭

曰青春受謝白日照感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左思白髮賦曰星
星白髮生于鬢垂藥餌情所止

衰疾忽在斯餌藥既止故有衰病
蒼頡篇曰餌食也逝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屋毛詩曰逝將去汝
莊子罔兩問影曰

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我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
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日明而影見故曰
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
吾代也夜代謂便得休息也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毛萇詩傳
曰亮信也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五言 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
二縣中路東南便是赤石又枕海

謝靈運

謝靈運

老杜漢陂行奪胎
于此波瀾頓挫在
數詩中尤為出格

良知謂良友

服餌本以扶哀而
藥石不能平情故
力有所止也。水
字暗從時移生脉

海氣蒼茫于二句
中寫出後更見一
片澄波安洙無際
之想

請附任公言其意
直以鳥獸待當世
矣如之何其免于
天伐也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與

沒河圖曰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况乃陵窮髮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

有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之漢書曰盡河壩棄地韋昭曰謂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躡也顧啟期婁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為標的川后

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使江水以安流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水伯也其獸也八首八足八尾背黃青揚

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溟漲無

端倪虛舟有超越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鯢海運則圖于南溟李洪範曰廣大窮冥故以溟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孔子曰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音義曰倪音崖莊子曰有虛舟來觸舟孔安國尚書傳曰越遠也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言仲連輕齊組而

悅既悅海上恐有輕朝廷之譏故云子牟眷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呂氏春

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中心居魏闕之下奈何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心乃在王室也矜名道不足適已

物可忽韓子曰白圭曰宋君少主也而務矜名郭象莊子注曰德之請附任公言終

然謝天伐莊子曰孔子圍于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

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况人乎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 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

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日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

楚辭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

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

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歷曰日太陽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鄭玄毛詩箋曰微不

此別一種水裡非批裨也

明也

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杜預左氏傳注曰稗

草之似穀者蒲解切

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

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爾雅曰悅愉樂也賈逵國語注曰偃息

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

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猶足也孫卿子曰內省則外物輕矣廣雅曰愜可也

寄言攝

生客試用此道推。

楚辭曰願寄言于山鳥老子曰善攝生者不善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攝持也說文曰推排也為推排以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 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澗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樓。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

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

此亦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之意

俛仰四句可悟畫理

抗殿廣雅曰抗舉也長林羅戶穴積石擁階基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

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景福殿賦曰欲反忘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活活夕流駛噉噉夜援啼

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辭曰噉噉噉以寂寥廣雅曰噉鳴也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漢書曰蜀嚴湛其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注曰

蜀郡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古樂府有歷九

秋妾薄相行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九秋已見南都賦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新序樂啓期曰貧者

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排已見上文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

梯陸機詩曰感念同懷子郭璞遊仙詩曰安事登雲梯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陵虛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 靈運山居賦曰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

界北山注曰兩居謂南北兩處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一山然往北山經巫湖中過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于南山之陽舍舟眺迴渚停策倚茂松

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曹摅贈石荆州詩曰軼軻石行難窈窕山道深甘泉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俛視喬木

解作二句倒敘方
又暗藏不露巧變
前規則開粵突

化字應解作物字
應升長

杪仰聆大壑濃

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鷺鷥在深毛萇曰深水會也濃與深同

石橫水

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

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爾

雅曰感動也周易曰地中生木升丰容悅茂貌郭璞曰丰容也音峰

初篔簹綠籜新蒲含紫茸

服虔漢書注曰篔簹竹也籜竹皮也蒼頡篇曰

茸草貌然此茸謂蒲華也江賦曰擢紫茸茸

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

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曰鷦天雞毛詩曰

習習谷風毛萇曰習習和舒貌

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

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子變化之塗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覽物已見上文眷猶戀

也 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

言獨在山中無人共遊人謂古人也

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

通 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心若廢茲理誰為通乎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五言 靈運遊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援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

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臨且相呼說文曰曙旦明也

巖下雲芳合花上

露猶泣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陁峴

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隩隈也郭璞曰今江東呼為浦嶼於到切又於六切爾雅曰山

絕曰陁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陁陁胡庭切聲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現同賢典切

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

毛詩曰深則厲毛萇曰以衣涉

水為厲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

谷逕復流潺湲鵬鳥賦曰乘流則逝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毛萇詩傳曰蘋大萍也又曰冒覆也企石挹飛泉

攀林摘葉卷說文曰企舉踵也毛萇詩傳曰挹刺也猶今言酌也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楚辭曰若有人兮山

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靈運南樓中望所知遲客詩曰瑤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撻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

蘭摘若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棗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麻

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屨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言事無常翫而情之所賞即以觀

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淮南子曰吾獨懷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目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

遣之以至于無遣然後無所不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五言 丹陽郡圖經曰樂游苑晉時藥園元嘉中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年也太祖改景

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孔

較康樂從遊京口北固詩顏謝優劣何啻霄壤

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輻山乘標標力追切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德之后善遊天下皆是睿聖

神仙之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聖謂夏禹仙謂周穆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塵周易曰聖人以順動而民服漢儀注曰皇帝輦動則出傳

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揚雄有田一塵晉灼曰塵一百畝也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孔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也言上樓看穗也映

猶蔽也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曰車奔馬騰緹殼騎也續漢書曰緹騎一百人屬執

金吾吳都賦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列子曰黃帝夢遊華胥國其神行而已孟康曰殼騎焯焯

西沉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雖已殘悴而尚盈于殘

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羽獵賦曰立冬季月萬物徂落于外孔安國尚書傳曰眷視也鄭玄禮記注曰化猶生也陽陸團精氣陰

谷曳寒烟吳越春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處其陽陸賈達國語注曰精明也山北曰陰攢素既森藹積翠亦蔥

芊廣雅曰攢聚也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禮記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黃冠息田人也又曰國無六年之

畜曰急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玄曰無歲無贏滿也急要也通百姓之急者預戒于無年之時

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筵說文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合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早臣輿與臣隸孔安國尚書傳曰屬逮也

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禮記曰歲二月東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纏

牽 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取累非由纜牽西京賦曰百禽凌遽戰國策段于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子弟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駕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京父弟子曰纜牽長故纜牽于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五言 劉楨京口記曰蒜山無峯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

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從京口發端文帝此行不詳者三此詩實屬括其意以本紀參觀而後見其工也。錢謙其意乃不得從駕恐題之誤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

莊子曰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邊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

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東北日出即見

入河

起陽峽踐華因削成

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于是渡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陜山側峽與陜相通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

曰泰華之山削成四方

巖險去漢宇襟衛徙吳京

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衿帶周衛徙此吳京宋鄒吳地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

衿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周衛

流池自化造山關固神營

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化魯靈光殿賦曰神之營之

園縣

極方望邑社總地靈

園縣廟園之縣也邑社陵邑之社也漢書元帝詔曰徙人以奉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

文帝紀晉安帝義熙三年生于京口盧循之難上年四歲高祖使劉粹輔

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總皆也大戴禮天地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

宅道炳

上鎮京城

呂延濟曰晉之東遷劉氏來居晉陵丹陽之京口故云故里其還也車駕水路發丹徒故有春江之句

唐初諸公所作勝之遠矣無論少陵也

星緯誕曜應辰明

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也郭璞南郊賦曰宅是星紀奄有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威儀曰君乘

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洪範五行傳曰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

睿思纏故里巡駕而舊垆

爾雅曰林外謂之垆

陟

峯騰輦路尋雲抗瑤蕩

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西都賦曰輦路經營喪服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杜預左氏傳注曰蕩屋

棟春江壯風濤蘭野茂萸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

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仿

復周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

嶽濱有和會祥集在下征

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

曰新作大邑于東國洛四方人大和會左氏傳鄭太宰石渠曰先王卜征五年歲卜其祥祥集則行

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

昔老謂司馬談

也遺氓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巖耕以謝職不獲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于歲統封泰山而子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空食猶素餐王逸楚辭注曰不空食祿而曠官也廊巖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

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揚子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詘其志耕于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

五言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

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湖水周四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是年帝始與玉元
謀謀北伐五州望
幸之語延年或以
抵其熾乎

李周翰曰眉繼也

如此則已盡反高
祖儉素之德而流
連荒亡之為務矣
延年願侈陳不已
於六義何取焉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

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
策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春方動宸

駕望幸傾五州

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宸也司馬
相如封禪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

云五

山祗蹕嶠路水若警滄流

山祗山神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
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

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

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

瑤軫玉輅也藻舟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

天子乘碧瑤之彫軫建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

萬軸亂行衛千翼汎飛浮

萬軸謂車也千翼謂

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

彤雲麗璇蓋

祥風被綵旂

天台山賦曰彤雲斐疊以翼樛榦子新論曰乘車王瓜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旂旌旗之旒也

江南進荆豔河

激獻趙謳

吳都賦曰荆豔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簡子箴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

歌其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查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

金練

照海浦笳鼓震溟洲

金練金甲組練也蔡邕女琰詩曰卓眾來東下金甲曜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鸞聲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

藐盼靚青崖衍漾觀綠疇

藐盼窈窕顧盼也衍漾遊衍漂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為疇

人靈騫都野鱗

翰登淵邱

騫登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邱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

德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

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柔安也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昭在建康服藥行 導感遊宦子而賦是詩

鮑明遠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史記曰關法 雞鳴出客

嚴車臨迴陌延瞰歷城闔

楚辭 曰嚴

車駕兮戲遊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闔城曲也

蔓草緣高隅修楊夾廣津

隅城

迅風首且發平路

塞飛塵

楚辭曰軌迅風于清涼 又曰為余先乎平路

擾擾遊宦子營營市井人

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列子

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旦于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焉

懷金近從利撫劍遠辭親

抱朴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列女傳秋胡子妻謂秋胡子辭親往仕

爭先萬里塗

各事百年身

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

開芳及稚節含采各驚春

以草喻人也 草之開芳宜

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 尊雅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昆洽成賦曰含彩可以寶珍孔安國尚書傳曰吝惜也

尊賢

永昭灼孤賤長隱淪

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 曰江淮孤賤愚蒙小生

容華坐消歇端為誰苦辛

陸機

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

遊東田一首

五言 齊武帝時文惠太子立樓館于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遊幸之詩之所云乃其地也

謝立暉

眺有莊在鍾山東遊還作

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

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悰為樂亟章昭曰悰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坐苦無悰駕遊博望山悰才宗切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雲累榭臨高山遠樹暖仟王逸曰層累皆重也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仟生烟紛漠漠

廣雅曰芊芊盛也仟與芊同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

還望青山郭

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則還望青即候已過強事發望正以見其戚山陸機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為此春酒戚無歡也呼應無跡文之所以高

稷生烟紛漠漠楊用修謂生烟乃生熟之生靈運賦云披宿莽以迷徑觀生烟而知墟小謝句原本於此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璠

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氛氲若香烟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

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

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岡舊說云

從香爐峯雙闕起

陶詩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元暉蓋用之結句因見魚鳥之自得而望歸也當塗青山謝眺宅在焉

極體物之奇

南史江淹傳景素

為荊州牧淹從之

鐘少帝即位多失

德景素專據上游

咸勸因此舉事淹

每從容進諫景素

不納末章託意買

生蓋示不欲如市

賈相求為同惡也

規摹蒜山詩而峭
舊則過

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鶴嶺云王子喬控鶴所經處也東方朔十洲記

曰崑崙山正東曰天墉城其北戶出城淵山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

瑤草正

翕施玉樹信蔥青瑤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賦曰瑤瑾翕施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蔥絳氣下縈薄白雲

上杳冥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楚辭曰杳杳冥冥而薄天中坐瞰蜿虹俛伏視流星西京賦曰瞰蜿虹之長鬐魯靈光殿

賦曰中坐垂景頰視流星

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目必驚也日落長沙渚曾

陰萬里生曾重也蔡邕月合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慮

所以未申嘯賦曰藉皇蘭之倚靡楚辭曰臨風况兮浩歌

方學松栢隱羞逐市井名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

飲石泉兮光誦猶華篇也幸承光誦未伏思託後旌後旌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五言 徐爰釋問畧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皇子子尚為西陽王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嶽靈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邱陵王隱晉書

荀晞曰淮陽之地北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為闕南山終南表秦觀少室邇王城史記曰始皇表南山巔以為闕南山

阻塗山南枕靈嶽即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岳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

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

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垆鳳翔淮

海喻宋

每象軒

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神垆見上文

北阜何其峻林薄香蔥青其一北阜鍾山也陸機赴洛詩曰林薄香阡眠發地

多奇嶺干雲非一狀子虛賦曰其山則交錯糾紛上于青雲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謝靈運登

廬山詩曰巒隴有合沓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賦曰岑峯參差鬱律構丹巘峻嶒起青嶂西京賦曰隱嶺鬱律巘已見上文魯靈光

殿賦曰崩嶒勢隨九疑高氣與二山壯其二楚辭曰道幽谷于九疑山海經曰南山嶺而龍鱗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子曰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書則呻呼

神山者仙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海中

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此皆假言之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

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其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大灌頂經曰息心達

本源故號為沙門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維摩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山海經曰和山五曲郭璞

曰曲迴也曰窈兮冥其中有精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莊子曰魯有兀者王駘從

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之垂者於旗以羽為飾故云羽旆崇基山也春秋

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白雲隨玉趾青霞雜桂旗玉趾已見上文曹叡陵園賦曰青霞曳于前阿楚辭曰辛夷車兮結桂旗淹留

舉春秋以該四序桂樹叢生兮山之幽二句以高下暗對

訪五藥顧步佇三芝。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注曰五藥草木蟲石穀也
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服之白日升天。日出東南隅行曰顧步咸可懷蒼頡篇曰顧旋也抱朴子曰參
也言君之年歲已晚。其五歲暮喻年老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 開出木之問王維風氣

沈休文

陳王鬪雞道安仁采樵路。陳思王名都篇曰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潘岳詩曰東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

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七啓曰雍容閑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子虛賦曰其山

則盤紆 檣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謝靈運詩曰插檣當列墉鄭玄禮記注曰革門荆竹織門也殷仲堪誄曰荆門盡掩 樹頂

鳴風飈草根積霜露驚磨去不息征鳥時相顧。毛詩曰野有死麀今以江東人呼鹿為磨 茅

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任預雪詩曰寒鳶嚮雲嘯悲鴻竟夜嗽 夕陰帶曾阜長烟引輕素飛

光忽我適寧止歲云暮。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適 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魏文帝詩曰西山一

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爾余步銑注閑緩也飛光服藥四五日曾臆生羽翼陸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之方侵也

郊居賦亦寓不得志之歎
對偶既工而聲又叶已是律詩佳境
前此諸公所無

西山東郊相映起
結

休文五言此篇歷
卷

遊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 懽娛人事盡情。

性猶未充。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 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竊

絕于塵埃超遊身乎九霄 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廟記曰祈年宮在城外秦穆公所造望仙宮在華陰漢武帝所造 寧為心

好道直由意。無窮漢武內傳曰帝好長生之道 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周

易曰豐多也 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淹留已見上文 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龍。開

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曹子建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衿 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慎

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爾雅曰玄道也然道體無形故曰空 朋來握石髓。實至駕輕鴻。袁彥伯竹林名士傳

曰王烈服食養性嵇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烟 都令人逕絕。唯使

雲路通。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張昶華山 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如淳漢書注曰

倒景在日月之上日月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闕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異人持二竹竿來至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浮邱公

陶詩即事如已高
何必升華嵩

此旁襯非反對西
嶽華山碑云孝武
皇帝立官其下官
曰集靈官殿曰存
仙殿門曰望仙門

接以上
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古意訓到長史漑登琅邪城詩一首

五言 何之元梁典曰到漑
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

書曰南琅邪郡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縣隸丹陽無土地成帝咸康
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輿地圖曰梁武改南琅邪為琅邪郡在潤州

江寧縣西
北十八里

徐敬業

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敬業
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于郡府

甘泉警烽候上谷拒樓蘭

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
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杆

泥城杆
音鳥

此江稱豁險茲山復鬱盤

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
虛賦曰其山則盤紆峩鬱

表裏窮形勝

衿帶盡巖巒

左氏傳舅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賀上曰
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巒小山而高

修篁壯下屬

危樓峻上干

子虛賦曰下屬江
河上干已見上注

登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

左氏傳曰鄭子產
授兵登陴杜預曰

陴城上睥睨也王仲宣七哀詩
曰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金溝朝灞滙甬道入鴛鴦

戴延之西征記曰御溝引
金谷水從閭闔門入灞滙

二水名也雍州圖經曰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朝尚書曰
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閭道也淮南子曰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鴛鴦殿

鮮車

鴛華轂汗馬躍銀鞍

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駕馬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
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

南史漑傳湘東王
為倉稽到漑為輕

呂延濟曰此即鍾
山也
音通之末拓拔內
亂梁元帝屢命將
北征悱以此時和
到漑詩也

車史行府郡事
徐勉傳排出宮坊
者愿稔以足疾出
為湘東王友

愚驚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
詩曰銀鞍何煜燐翠蓋空踟躕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漢書音義曰負恃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

蘭相如怒

髮上衝冠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

范曄後漢書曰竇憲為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

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
裏山河元詩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

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

觀漢書曰匈奴入邊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帝勞軍直馳八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

寄言封侯者數奇良可歎

漢書李廣與望氣王

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
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為李廣數奇孟康

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為句一谷北邊郡而樓蘭在西域齊梁詩筆中地名多不合
奴所敗數所具切奇居宜切

文選卷二十三

詠懷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臨終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

曹子建七哀

王仲宣七哀二首

張孟陽七哀二首

潘安仁悼亡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

顏延年拜陵廟作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

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贈答一

王仲宣贈蔡子篤

贈士孫文始

贈文叔良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

贈從弟三首

贈答二

曹子建贈徐幹

贈丁儀

贈王粲

又贈丁儀王粲

贈白馬王彪

贈丁翼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

張茂先答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

陸士衡贈馮文罷遷斥邱令

答賈謐

於承明作與士龍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顧交阯公真

贈從兄車騎

答張士然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罷

又贈弟士龍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詩一首

贈侍御史正元貺一首

阮公詠懷所選止十七篇作者之要旨已具矣惟其間

尚有王子十五年一篇言明帝不能

辨宜王之奸輕以

愛子付託最為深

永當時以德施方

當明兩之地嫌于

甄錄耳今并書之

左方

王子十五年遊行

伊洛濱朱顏茂春

華辨慧懷清真焉

見浮邱公舉手謝

詠懷

其源本諸離騷鍾記室謂出于小雅詠懷之作其歸在于魏晉易代之事而其詞旨亦復難以直尋若篇篇附會又失之矣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 顏延年曰說者謂籍在豈徒慮患也哉延年遜詞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以謝道劭宜其不足知此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容貌瑰傑志氣宏放蔣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

廣雅曰孤鴻號

外野朔鳥鳴北林

廣雅曰號鳴也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

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按籍之憂思所謂有甚於生者注家何足以窺之代之下難以情測故龐明大意畧其幽旨也其二結謂一醜終身不易臣無貳心奈何改操乎

二如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變有芬芳猗靡情歡愛

千載不相忘

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鄭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見南都賦王逸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萇詩傳曰婉變少好貌子虛賦曰扶輿猗靡

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焉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感激生憂

思萱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護草言樹之背

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鄭立曰人言其雨如何金石交一旦其雨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

此蓋託朋友以喻君臣非徒休文好

德不如好色之謂也

何鄧之流始榮終悴不如迷之西山

西山字隱然寓意此詩旨趣灼然略

無隱避而當時得全者以其志于自

全避禍非若叔夜非薄湯武指斥賊

臣故也

此蓋指賈充鍾會蓋為賊臣用事者言之謂爾斯喪公室自謂佐命不知行且自及也

更離傷

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之交一旦輕絕未見好德如好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秋風吹飛

藿零落從此始

沈約曰風吹飛藿之時蓋桃李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曰說文曰藿豆之葉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繁華

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愁悴班固答賓戲曰朝為榮驅華夕為憔悴山海經曰季夕之山下為荆杞郭璞曰杞枸杞

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

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曰榮悴去就此人本無保身之術况復妻子者乎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沈約曰歲暮風霜之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

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辭曰凝野草殘悴身亦當然楚辭曰凝疑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說苑曰安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

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華落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兕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棄因泣下王曰

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克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于主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

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

毛詩曰桃之夭灼灼其華

悅懌若九春馨折似秋霜

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
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流盼發姿媚言

笑吐芬芳神女賦曰陳嘉辭而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廣雅曰宿夜也願為雙飛

鳥比翼共翱翔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沈約曰以財助人者

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愛弛是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
能丹青著誓永代不忘者哉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攜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永代非
止聚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權丹青不渝

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歷無草經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東也沈約云由西北來

東道也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沈約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天道常也譬如天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至乎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託止也清露被皐蘭凝霜露野草楚辭曰皐蘭被徑兮斯露凝霜已見上文古詩曰白露沾野草朝為

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王子晉已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應劭風俗通曰墓之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

過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植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廣

雅曰毒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沈約曰河南河東河

此言人皆有死者苟求富貴者其卒亦貽五刑車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如夷齊者為得其所以王經之母知

斯義矣求仁得仁
借言禍福相倚自
取之也其為李斯
蘇秦之續者彼實
見利忘患趨死之
不暇吾又何難哉
開秋兆涼氣言典
午天資刻薄不可
近也

猶屈子之言獨清
獨醒也

漢書外戚傳鴻嘉
後隆于內寵班婕
妤侍者李平得幸
立為婕妤上曰始
衛皇后亦從微起
迺賜平姓曰衛其
後趙飛燕姊弟亦
從微賤興趙李並
稱當指此序傳有
及趙李諸侍中皆

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
二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利貨賒禍故冒而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邱墓所
在也古有皆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邱
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山阿而發此句明祖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慨之來誠逝者
所不免至於顛沛道天怨毒求生蘇子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
蘇秦已見左太冲詠史詩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灞澗以西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開秋秋初開也楚辭曰開春發歲感物懷殷憂悄

悄令心悲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沈約曰重言之猶云懷哉懷哉

善曰論衡曰甘議繁辭終不見信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樂錄曰雞鳴高樹顛古辭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范曄後漢書曰光武曰孝孫素謹輕薄兒誤之孝孫劉嘉字西遊咸陽中趙李

相經過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竝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娛樂未終極白日

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白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

太行道失路將如何少年之日志好絃歌及乎歲晚旋歸路失財盡同乎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

信頭塵不俗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待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之楚之路也曰吾善御

引滿舉白談笑大
噓之語注誤也

師古注俗以其色
青名曰青門

東陵瓜西山蕨淒
然有易世之感寵
祿難居為當日清
流之禍言也

此言惟以夷齊為
歸差可自全天下
忠臣義士皆已斬
艾無餘也

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用資也賈逵國語注 白日忽嗟咤明帝崩也司馬氏河內温人故託三河言之太行在河內之上曰一鑑二十四兩 言此道險熾恐不可輕失足也資用雖多而易盡失路故也倒裝句法

按趙李相經過丹鉛錄云漢書谷永傳成帝數微行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注趙飛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耶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

嘉賓四面會 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說文曰畛井田間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

安城東瓜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霸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膏火自煎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

身寵祿豈足賴 沈約曰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實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瞻已乃亦坐致嘉賓夫

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左氏傳曰石碯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又宋華元曰不能言古人即易代失可以種瓜食力何事不能因窮欲事二姓乎此又為治官敢賴寵乎 雖非黨惡而依違者諷也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下

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沈約曰夷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顏延年曰史記龜策傳曰無蟲曰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衿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

懿既誅曹爽七族師復殺夏侯大初諸君子于是魏之府府無人矣

此言少時敦味書詩期追頹閣及見世不可為乃蔑禮法以自廢志在逃死何暇顧身後榮名哉因悟安期羨門亦遭暴秦之代詭託于神仙耳

大梁戰國時魏所都借以指王室也師先定謀而後白太后正日月相望

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頹非一玄霜重陰多所擁蔽是鳴鴈飛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歎息善曰東征賦曰揆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南征鵝鴟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歇矣所存者臭腐耳善曰楚辭曰鴈嗚而南遊又曰恐鵝鴟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應作由古人字類無定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

調聲

昔年十四五志尙好書詩杜預左氏傳注曰尙上之耳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家語

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邱墓蔽

山岡萬代同一時方言曰冢大者為邱王逸楚辭注曰小曰邱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

羨門子噉噉今自蚩沈約曰自我以前徂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為今日之一邱夫豈異哉故云萬代同一時也若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

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徂沒理一追悟羨門之輕舉方自笑耳善曰戰國策曰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淮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章昭曰古仙人也說文曰蚩笑也嗤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即宋蓬澤也又陳留郡有浚儀縣故大梁也綠水揚

洪波曠野莽茫茫楚辭曰莽莽莽之無涯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

之時。嘉平六年二月師殺李豐夏侯太初等三月廢皇胤張氏九月遂廢帝為齊王十月立高貴鄉公詩蓋謂此也。九月甲戌廢齊王乃十九日是月丙辰朔十月庚寅立高貴鄉公乃初六日是月乙酉朔魏齊王芳立改元正始復用夏正。甘露五年六月甲寅常道鄉公立改元景元月之三日也故曰三旬四時代謝以此易代

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豈獨

中日月正相望

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鶉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也尚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

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曾子曰陰氣騰則凝為霜

羈旅

無儔匹俛仰懷哀傷

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

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沈約曰豈惜終憔悴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

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考厥月于我之世則所以有懷者見矣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南方為火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月為炎暑也

芳樹重綠葉清雲自透

迤淮南子曰志厲清雲楚辭曰載雲旗之逶迤

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

徘徊空堂

上切怛莫我知

毛詩曰勞心怛怛又曰勞心怛怛

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言四時代移日月遞運年壽將

盡而人莫已知恐被讒邪橫遭擯斥故云願卒歡好不見別離

灼灼西墮日餘光照我衣

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頽

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

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

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飲不足者不可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

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叩叩距虛比為叩叩距虛齧甘草

如何當路子馨折忘所歸豈

名污青史為可慮
乎未言已寧沒身
下位不附司馬取
尊顯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
所騁窮途能無慟
也

言輕薄閑遊者不
足以見之也注非

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
沈約曰天寒即飛鳥走獸尚知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蚩蚩負歷以美草而當路者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

譽名故致憔悴而心悲也善曰其母遂孟子注曰當路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秋
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

與鸞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已之短翮不隨燕

雀為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冲天翔翔四海短翮追而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立雲決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

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
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輕薄閑遊子

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僂俛趨荒淫
輕薄之輩隨俗浮沈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

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沈與時俯仰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

心
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延

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曰延長也毛詩曰仲山父永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呂向曰望此則知春氣不長故悲也按當春而悲則無時非悲矣

朱華句謂私取先帝才人為伎樂高蔡句謂兄弟數出遊也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靈侯比曹爽嗣宗爽之故吏痛府朝見滅王室將移也

全用對偶成篇為永明先聲

湛湛長江水上楓樹林

楚辭曰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樹

阜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

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驟駸駸毛萇曰駸駸駸貌駸七林切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

秀士朝雲進荒淫

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且為朝雲

朱華振

芬芳高蔡相追尋

一為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戰國策曰莊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

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為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醎耳黃雀其小者也蔡靈侯因是以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為事不知夫子發受命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隄塞之內投已乎隄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慄於是乃執珪授之封以為陽陵君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此蓋追歎明帝末路奢淫朝無骨鯁之臣遂啟奸雄睥睨之心馴致干將滅涕泣不禁禁止也 亡國也

秋懷詩一首

五言 一往清綺而不乏真味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

說文曰嬰少也

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

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薛君韓詩章句曰奕奕盛貌毛詩曰子與視夜明星有爛

蕭瑟含風蟬

寥唳度雲鴈

楚辭曰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

寒商秋風也楚辭曰商風肅而

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楚辭注曰曖曖闇昧貌

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展轉反側夷險難

豫謀倚伏昧前算

夷險謂道以喻時也演連珠曰才經夷險不為世屈賜冠子曰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雖好相如達不

同長卿慢

達謂通達不拘禮也嵇康高士傳司馬長卿讚曰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避患蔑彼卿相乃至仕人超然莫尚

頗悅鄭

生偃無取白衣宦

偃謂偃仰仕也范曄後漢書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公車特徵再遷尚書後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東巡過任城乃

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人號為白衣尚書

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

染翰

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

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頽魄不再圓

傾義無兩旦

魄月魄也義義和謂曰也

金石終消毀丹青斃彫煥

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

各勉

立髮歡無貽白首歎

阮籍詠懷詩曰立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嵇康有白首賦

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金石丹青皆為憂患之媒故寧無志意而為目前之適性末云聊用布親患正為此日思之爛熟欲親厚者共味此苦語耳

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

臨終詩一首

五言

魏武詩無復全篇
僅見於此注

歐陽堅石

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甥歐陽建渤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之
為征西擾亂關中建每匡正不從私欲迎楚王偉立之由是有隙

及倫篡立勸淮南王允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建及母妻
無少長皆斬臨刑作是詩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

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
武飲馬長城窟行曰四皓隱南山子欲適西戎論語曰子

欲居九夷苟懷四方志所在可遊盤

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
四方之志尚書曰乃盤遊無度

況乃遭屯蹇顛

沛遇災患

平聲周易曰屯如逶如又曰往蹇來
連孔叢子歌曰遂邇不復自嬰屯蹇

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

周易
曰機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左氏傳蘧伯玉曰
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吞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

孔安國尚書
傳曰冲童也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

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而子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
若是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枚叔上吳

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傅子曰
福生有兆禍生無端方言曰端緒也

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綱投

足不獲安

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
間許慎淮南子注曰絃維也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安

松柏隆冬悴然

後知歲寒

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

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

淮南子
曰何為

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
行今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

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

何歎

平聲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虞而虞亡處秦
而秦霸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

說文
曰負

天下不平之事至
嵇呂一案無以加
矣司馬家兒不及
阿瞞父子萬倍何
名英雄也安得不
生阮公廣武之嘆

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負也
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笄以笄之
皆遘凶殘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余如遺
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曰惟念也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
循連環周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瓚曰
則復始也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情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瓚曰
萑蘭涕泣關干也萑與洟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魏氏春秋曰康乃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嵇叔夜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

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

哀笑靡識

越在緼縲

淮南子曰成王幼在緼縲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緼織縲為之廣八寸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縲若今時小兒腹衣李奇曰縲小兒大藉也

母

兄鞠育有慈無威

嵇氏譜曰康兄喜字公穆歷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恃愛肆

姐不訓不師

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嬌也嬌與姐同耳姐子豫切

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

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說文曰尚庶幾也

託好老莊賤物貴身

嵇喜謂康長好老莊

之業恬靜無欲淮南子曰原道者欲一言之而寤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貴身也

志在守樸養素全真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

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

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者也又曰真者精誠之志也

曰余不敏好善聞人謂與呂安交也

孝經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左傳曰吳公子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子玉楚大夫也左氏傳曰楚子將圍宋使

札來聘見叔孫穆子曰子好善而不能擇人

子文治兵於穀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

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子玉之敗子之

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塵

真寘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大人含弘藏垢懷恥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

民之多僻乃引司馬叔遊誠和盈之言以況呂安事也

喻時之頃不應語深若此

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僻鄭玄曰民行多邪僻者汝君臣之

過無自謂惟此褊心顯明臧否褊心康目謂也毛詩曰惟是褊心是臧否以爲刺又曰於乎小子未識臧否

若創痍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痍登頤篇曰痍毆傷也方言曰疽痛也說文曰痍瘡也漢書音義曰以杖毆擊人剝其皮膚起青黑無創者謂瘡痍

欲寡其過謗

議沸騰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

性不傷物頻致怨憎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者亦不能

致傷

昔慙柳惠今愧孫登魏氏春秋曰初康採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

識寡難乎免

內負宿心外慙良朋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爾雅曰慙慙也

仰慕嚴

鄭樂道閑居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脩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誦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衆日閱數

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垂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

營淮南子曰古人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揚雄字亡儋石之儲猶晏如也毛萇詩傳曰咨嗟也毛詩曰子之不淑云如之何左氏傳

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 匪降自天寔由頑疎毛詩曰下民為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理弊患結卒致罔

罔杜預左氏傳注曰弊壞也禮記曰仲春省囚 對答鄙訊繫此幽阻言已對答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漢

書注曰訊者三日復問知其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也 實恥訟免時不我與免或為雖曰義直

神辱志沮毛萇詩傳曰沮壞也才與切 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

我足劉歆答父書曰誠思拾遺冀以云補 嗷嗷鳴雁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毛詩曰雖離鳴雁管子桓

公曰夫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又曰鴻鵠秋南而不失時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毛詩曰嗟我懷人說文曰曾辭之舒也儔等也 事與願

違遭茲淹留淹留謂見繫而留也爾雅曰淹留久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古凶由人毛詩曰抑又何求

古人有言善莫近名莊子曰為善莫近名為惡莫近刑司馬彪曰勿修名也被褐懷玉穢惡其身以無陋於形也 奉時恭默咎

悔不生尙書曰恭默思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 萬石周慎安親保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

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適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識曰曾

可作座右銘
嗣宗至慎卒得保
身非薄湯武徒騰
口說亦何為哉益
悔之也

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
孔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
世務紛紜祇攬予情
漢書曰嚴安徐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攬我心攬亂也祇適也
安

樂必誠乃終利貞
家語金人銘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樂必警戒也周易曰乾元亨利貞
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
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
子獨何為有志不就
楚辭曰云有志而無德謗爾雅曰就成也

難思復心焉內疚
潘元茂九錫文曰懲難念功毛詩曰既往既來我心永疚疚病也
庶勗將來無馨無臭
爾雅曰勗勉也毛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采薇山阿散髮巖岫
采薇已見上文琴操許由曰散髮優遊所以安已不懼也范曄後漢書曰袁闕散髮絕世
永

嘯長吟頤性養壽
杜篤連珠曰能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首進禮記曰百年日期頤鄭玄曰頤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情有七而偏主于哀惟其所遭之窮也呂向曰七哀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愁而哀耳聞目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酸

曹子建

贈答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餘光未沒似若徘徊前覺以為文外傍情斯言當矣
上有愁思

婦悲歎有餘哀
古詩曰慷慨有餘哀
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
妻君行踰十年孤

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
妾若濁水泥
漢書民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浮沉各異勢會

合何時諧
爾雅曰諧和也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
古詩曰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歎
君懷良不

明月喻君徘徊比
恩之易移而冀其
還照也

望文帝悔悟復為
兄弟如初也

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驪姬曰以賤妾之故廢嫡立庶

依鳥皆切白詩中猶如此用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子建是比仲宣是賦此更深遠賦尙沉着○此少陵傷亂諸篇之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

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復棄中國去遠身適

荆蠻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蠢爾蠻荆毛萇曰蠻荆荆州之蠻也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

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不哭以手揮涕也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

完此婦人之辭也說文曰完全也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

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

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船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通俗文曰日陰曰映狐狸馳赴

前詩哀王室之亂此又自傷羈旅也餘映之在山岡比天子微弱流離播

欲棄去而復顧念京師然安得明王賢伯拯此患乎

遷光曜不能及遠也

無終極與方構患首尾呼應言靡有定亂者也

漢業衰于支而極弊于靈故舉恭文言之

穴飛鳥翔故林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邱流波激清響後猴臨

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霑衣衿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降獨夜不能寐攝

衣起撫琴漢書曰沛公起攝衣延酈食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

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為絲桐之間也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羈旅已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五言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北芒山名也壘壘塚相次之貌借問誰家

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膺膺范曄後漢書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光

武皇帝于原陵毛萇曰膺膺肥美也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左氏傳曰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毀

壤過一坏便房啓幽戶一坏喻少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坏土何如漢書注曰便房家墳中室也珠柙離玉體

珍寶見剽虜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鏤體骨并盡西京雜記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枚乘七

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鹵同如淳曰鹵鈔掠也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

余丙子自沂州之
曲章見少昊陵中
愚民牧羊種麥每
誦此篇感歎不已

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
蒙龍荆棘生
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爾雅曰墻謂之墉毛萇詩傳曰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及掃關中記曰漢諸陵守衛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注掃蘇老切頽

隴竝。墾發萌。隸營農圃。蒼頡篇曰墾耕也毛詩曰駿發爾私鄭立曰駿疾也發伐也疾耕發其私田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

隸。昔為萬乘君。今為邱山土。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方言曰冢大者為邱淮南子曰吾死也有一棺之土感

彼雍門言悽愴哀今古。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

滄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急疾陽鳥收和響。寒蟬無

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孟秋寒蟬應陰而鳴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辭曰蟬寂寞而無聲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呂氏春秋

曰秋氣至則草木落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沉。朱光日也楚辭曰陽杲杲其朱光續漢書云曰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也孔安

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顧望無所見。惟覩松栢陰。松栢邱墓已見上文肅肅高桐枝。翩翩

栖孤禽。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曰肅謂枝葉縮栗也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

蟀蟲名俗謂之蜻蛚蟋蟀吟已見上文注蜻音精蛚音列哀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答婦詩曰哀人易感傷邱隴日已

遠纏綿彌思深。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憂來令髮白。誰云愁可任。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嘆

憂令我白頭登樓賦徘徊向長風。淚下霑衣衿。楚辭曰愬長風以徘徊又日向長風而舒情又曰泣獻歛而沾襟

悼亡詩三首 五言風俗通曰慎終悼亡鄭立詩箋曰悼傷也

潘安仁 悼亡之作蓋在終制之後在再冬春謝寒暑忽流易是一期已周也大功去琴瑟古人未有有喪而賦詩者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猶漸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

之子謂妻也琴賦曰披重壤以誕載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神女賦曰情獨私懷誰者可語說文偈曰懷思念也楚辭曰倚躊躇以淹留

俛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毛詩曰俛俛從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

所歷。家語孔子曰思其人愛其樹說文曰歷過也帷屏無髮髯。翰墨有餘迹。廣雅曰帷帳也聲類作幃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

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洛神賦曰步蘅薄而流芳廣雅曰挂懸也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

王逸楚辭注曰悵失意也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如彼翰鳥或飛戾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種葛篇曰下有交頸

禽即雙栖禽也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此目魚焉不比不行春風綠隰來。晨雷承

檐滴。說文曰霤屋承水也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宋玉笛賦曰武毅發沉憂結庶幾有時衰。莊

首云俛俛恭朝命後云改服從朝政又云投心遵朝命謂釋服而復出也當晉時禮教已壞然則喪猶解官行服

反結上文言無時而衰也

缶猶可擊乳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察其始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氣人見偃然衰於巨室而我數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之南正門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闕秋風為商已見

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文類漢書注曰闕希也說文曰溽暑溽暑也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毛萇詩傳曰衾被也豈曰無

重纈誰與同歲寒孔安國尚書傳曰纈細綿也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朧朧明也展

轉盼枕席長篔簹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曰空穴來風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

之獨無李氏靈影弗髣覩爾容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燭張幄令帝居他帳遙見好女似夫人之

狀還帳坐也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胸漢書公孫獲曰累撫衿魏文帝歌行曰不覺淚下霑衣裳

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史記曰文帝意慘懷悲懷魏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

耳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揚修傷天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

愧蒙莊子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書曰詩言志賈逵

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魚豢與畧趙岐辛歌曰有志無時命也奈何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非卒也乃病預為遺令欲立石墓前

國語注曰紀猶錄也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且曜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陳琳柳賦曰天機之運旋夫何逝之速也淒淒朝露

疑烈烈夕風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施氏婦曰已不能庇其亢儷杜預曰儷偶也魏太祖祭橋玄

文曰幽靈潛翳邈哉緬矣心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改服從朝政哀心守私

制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褥也毛詩箋曰幬床帳也爾祭詎幾時朔望忽

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引陳也亶亶朞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

亶亶而過中又曰居戚戚而不解悲懷感物夾泣涕應情隕毛詩曰涕既隕之駕言陟東阜望墳

思紆軫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愁而長鞠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徘徊

不忍去徙倚步踟躕落葉委埏側枯芟帶墳隅聲類曰埏墓埏也方言曰芟根也孤魂

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楚辭曰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揮涕已見上文誰

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莊子曰知反帝宮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未之藩而高祖崩廬陵聰敏好文常與靈運周旋屬少帝失德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詔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為庶人徙新安郡美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

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流連在復言之懷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越絕書曲阿為雲陽縣左氏傳曰吳伐楚以報朱方之役杜預曰朱方吳也吳地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含

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崗

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邱泣如灑青鳥子相冢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

眷言

懷君子沉痛結中腸道消結憤懣運開申悲涼

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

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為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殞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

神期恒若在德音

初不忘

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若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徂謝易永久松柏森已行

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高墳鬱兮巍巍松柏森分行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

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

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見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一老父來弔其哭甚哀既

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意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

傷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諫曰姨撫墳兮告辭皆莫能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

妨若人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

理感

深情慟定非識所將

言已往日疑彼二人迨乎今辰已亦復耳斯則理感既深情便悲慟定非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立亦

親常謂嘏立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立必勝我識滅我爾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齊我以能役子等為貴未能齊子所為也毛

往化滅安用空名揚

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舉聲泣已灑長歎不成章

按顧炎武曰古來以文詞欺人者莫若謝靈運身為元勳之後襲封國公宋氏革命不能與徐廣陶潛為林泉之侶既為宋臣又與廬陵王義真款密元嘉之際累遷侍中自以名流應參時政文帝惟以文士接之以致舐望至屢嬰罪劾與兵拒捕乃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及其臨刑又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若謂欲效忠於晉者何先後之矛盾乎史臣書之以逆不為苛矣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歲以為常魏無定制江左元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以

來每正月輿駕必謁初寧陵復漢儀

元嘉復漢儀

顏延年

顏詩大抵長于鋪陳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周書曰冬助王恭明祀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今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

德盛者光靈遠也

哀敬隆祖廟崇樹加園坐

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如淳漢書注曰塋墓田也

逮事休命

讀杜老昭陵三詩乃歎延年為陋

廟焉而人鬼享墓祭非古發端蓋有諷焉後應西寢東垆二句明其為禮

始投迹階王庭

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書曰陳于商郊侯天休命莊子曰多物將往投迹者眾周易曰夫揚于王庭

陪廁迴天

顧朝讌流聖情

毛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

戒輕

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達宦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隱晉書曰孔坦上表曰士死知遇恩令命輕

否來王澤竭

泰往人悔形

否來泰往少帝之時也否泰易二卦各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憂虞之象也周易曰否之匪人不

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敕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

孝經鈞命決曰敕躬未濟汲汲孳孳者四子講德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

懽春秋孔演圖曰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恩合非漸瀆榮會在逢迎

論語糾滑識曰漸瀆以道廢消乃行戰國策曰田光

造燕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

夙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東紳入西寢伏軾出東坰

紳

帶也西寢廟在西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歎東坰陵所在也

衣冠終冥漠陵邑轉葱青

漢書曰自高祖已下各自居陵傍立廟月一遊衣冠

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

松風遵路急山煙冒壠生

說文曰冒覆也方言曰秦晉之間塚

謂之壠

皇心憑容物民思被歌聲

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班固漢書贊曰元帝自度曲放歌應劭曰持新曲以為

歌聲也然此言人之思慕破在歌謳之聲

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

漢書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沒鐘鼓管絃

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未殊帝世遠已同淪

改轉晚達

化萌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故未殊其遠而已質雖存其神已謝已同乎淪化之萌也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漢書言

曰介特也周易發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以車之行喻已之仕也發軌弱冠也王武子答何劭詩曰計發收還致發軌將先起

封禪書曰軌述夷易歸軫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靚軫邱分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五言集曰謝諮議瑋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

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輟回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詩可以怨作者知之矣

總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南子曰太構架與宮室有雞栖井幹許慎曰皆屋構飾也

司馬彪莊子注曰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鬱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不敢指斥故以樹言之也芳襟染淚迹

媛空復情楚辭曰心嬋媛而傷懷玉座猶寂漠况廼妾身輕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座玉床鄭玄曰

坐王床處天之位也寡前一絕諷充奉園林之愚後一絕仍歸于忠愛此篇為兩得之有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哀有歎一味嗤笑味反短矣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五言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雲卒任昉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

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使人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朋友哭諸寢門之外故出傳舍而為菴以哭也

任彥昇

劉璠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舉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卒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女史箴曰式瞻清懿毛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

楨毛長詩傳曰楨餘也

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

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

待

時屬興運王佐侯民英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蹈禮謂之英子產季札人之英

也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

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權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

手道衰孽接景事休明

衰孽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鄭玄毛詩箋曰孽支庶也抱朴子曰攜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

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訥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孔安國尚書注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革

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

濬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

傅暢讚曰王戎字濬冲戎為選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

毅字茂彥重以清尚毅以淹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曰

昉自謂也梁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昉為吏部侍郎淮南子曰壑無所鑿謂之狂生高誘曰壑持也所鑿者玄德故為狂生壑古掘

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

伊人謂范雲也核人物涇渭殊流

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毛詩曰涇以渭濁

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

言將乖之初不忍便訣欲留少

頃以遣離曠之情也

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

言昔日將乖不忍一辰之意况今千齡永已隔萬恨俱生者乎毛長詩傳曰辰時也

位高年促有哀有
諷隱躍言表末句
仍為時惜不徒以
其私也

呂向曰子篤與仲
宣同避難荆州子
篤還會稽仲宣贈
以詩按詩有濟岱
語則向所云還會
稽者乃憑臆妄撰
也

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筒

新序孫叔敖曰篋筒之
囊簡書說文曰篋筒也

兼復相嘲諛常與虛舟值

蒼頡篇曰凋調也字書曰嘲亦凋也毛詩曰善戲謔分莊子
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也

何時見范侯還敘平生意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

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以子丑配甲乙也經猶歷也

弗覩朱顏改徒想平

生人

楚辭曰美人
既醉朱顏醜

寧知安歌日非君撒瑟晨

儀禮曰有疾病
者齊撒瑟

已矣余何歎輟

春哀國均

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
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答一乙西重陽以南宋本較贈答詩改正五說字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晉百官名曰蔡
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
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
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舫舟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將舫舟而
下流舫與方同

蔚矣荒塗時

行靡通

董仲舒士不遇賦
曰懼荒塗而難踐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慨我寤歎封
禪書曰懷而慕思也

悠悠世路

亂離多阻

毛詩曰悠悠南行
又曰亂離瘼矣

濟岱江行邈焉異處

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
行近荆州仲宣所居也

風流

雲散一別如雨鸚鵡賦曰何今日以雨絕陳琳檄吳將校人生實難願其弗與

張奐與崔子書曰人生實難所務非此瞻望遐路允企伊佇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歧子望

烈冬日肅肅凄風毛詩曰冬日烈烈左氏潛鱗在淵歸雁載軒魚雁言時侯也

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軒飛貌苟非鴻鵠孰能飛翻因所見而言之毛詩曰匪

日鴉鵠也雖則追慕子思罔宣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瞻望東路慘愴增歎

率彼江流爰逝靡期毛詩曰率彼淮浦君子信誓不遷于時毛詩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及子

同寮生死固之左氏傳曰先費之使荀林父止之何以贈行言授斯詩晏子春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惠乎

子將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木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返湛之鹿醢貨以匹馬願子勉求所湛中心孔悼涕淚漣漣

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曰泣血漣漣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毛詩曰君子行彼如之何勿思

贈士孫文始一首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士孫孺子名萌字文始少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瑞知三允必敗京師不

可居乃令萌將家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季儻等所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為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聚等各作詩以贈萌

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廣雅曰夷滅也

我暨我友自彼京師

爾雅曰暨與也毛詩曰自彼氏羗

宗守盪失越用遁違

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孔安國尚書注曰違避也

遷于

荆楚在漳之湄

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克晏處

劉歆七畧曰晏處從容觀詩書和

通箎墳比德車輔

毛詩曰伯氏吹墳仲氏吹箎毛萇云土曰墳竹曰箎鄭玄曰其相應和如墳箎左氏桓曰宮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

乎既度禮儀卒獲笑語

毛詩曰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庶茲永日無謏言厥緒

毛詩曰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尚書曰荒墜厥緒

雖曰無謏言時不我已

鄭玄毛詩箋曰已與也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張衡怨詩曰同

心離居絕

橫此大江淹彼南汜

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江揚已精誠也毛詩曰江有汜之子歸不我已

我思弗

及載坐載起

毛詩曰瞻望弗及張衡怨詩曰我聞其聲載坐載起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

論語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悠悠

我心薄言慕之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

毛詩曰人亦有言靡詰不

矧伊嫵婉胡不悽而

毛詩曰矧伊人矣又曰人無兄弟胡不比焉

晨風夕逝託與之期

毛萇詩傳注曰

晨風鸛也楚辭曰因歸鳥而致詞羗迅高而難當

瞻仰王室慨其永歎

毛詩曰瞻仰昊天尚書曰以蕃王室毛詩曰慨其歎矣又曰我思肥泉茲之永

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四國方阻

俾爾歸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益尚書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鄭玄毛詩箋曰式法也毛詩曰命于

下無日蠻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曰虔敬也慎爾所之率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愆不忘率

由舊章又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鄭玄毛詩箋云忒差也悠悠澹澹鬱彼

唐林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出縣西陽山又曰澧陽縣蓋即澧水為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有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陽東接唐

然則此三縣連延相接唐林即唐地之林也雖則同城邈其迥深爾雅曰迥遠也白駒遠志古人所箴允

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四言于寶搜神記曰文頴字叔良南陽人繁欽集又云為荆州從事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繁集又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猶有古人贈言遺意表也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王仲宣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毛詩曰翩翩者騅說文曰翩翩飛疾貌

君子于征爰聘西隣

毛詩曰之子于征西隣謂

叔良聘蜀

蜀也臨此洪渚伊思梁岷楚辭曰伊思兮注古爾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

爾所主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謀言必賢錯說申輔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

言說當申相輔也延陵有作僑盼是與公孫僑子產也羊舌盼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申或為車非也子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獻紵衣適晉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先民遺跡來世之矩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既慎爾主亦迪知幾探情以華觀著知微華喻貌越絕書子胥曰聖人見微知著觀始知已視明

聽聰靡事不惟字林曰惟思也董褐荷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於是晉師大駭乃

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軍墨敢請亂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既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董褐

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晉乃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

失禮於天子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况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甲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王許諾

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晉侯亞之韋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子衆不可蓋無尙我言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

故下之廣雅曰尙梧宮致辯齊楚構患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之於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

樹必巨圍使者何怪焉使者曰然昔者燕攻齊焚雍門飲馬於淄澗定獲於琅邪王與太后奔莒逃于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

使者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以為相後將兵伐楚以復父讐楚王奔隨吳王八郢子胥親射官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生之年也齊楚於是構怨遂舉兵相伐也

成功有要在眾思歡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有倫有要**人之多忌掩之實難**左氏傳秦伯謂

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瞻彼黑水滔滔其流**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江漢有**

卷允來厥休言彼二國席卷而來信汝之美也言江漢之君有席卷之志信服而來**二邦**

若否職汝之由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之由毛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

職汝之由**緬彼行人鮮克弗留**少能不留言多淹留也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行人言使人也毛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尚哉**

君子異于他仇左氏傳楚子木語晉范武子之德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杜預曰尚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人誰不勤無厚**

我憂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生民之長勤我粲自謂也**惟詩作贈敢詠在舟**言為詩以贈者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曰同舟渡海中

流遇風救患若一**贈五官中郎將四首**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立賦曰爰整駕而亟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

元后豐沛之語殊傷詩教

南遇彼豐沛都與君共翺翔豐沛漢高祖所居以喻譙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翺將翔四節相推斥季

冬風且涼四節已見潘安仁悼人詩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眾賓會廣坐明鐙煒炎光史記侯嬴

曰公子親自迎嬴群衆廣坐之中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鈸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煒熾也煒大明貌火其切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毛詩

曰公庭萬舞鄭立金罍含甘醴羽觴行無方毛詩曰我始酌彼金罍楚辭曰瑤漿密勺實羽觴長夜忘

歸來聊且為太康毛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

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

余嬰沉痾疾竄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痾疾說文曰痾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

自夏涉立冬彌曠十餘旬揚雄羽獵賦曰立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疎曠也常恐游

岱宗不復見故人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向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

身左氏傳為啓疆曰今君親步玉趾清談同日夕情盼敘憂勤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

隣西隣鄰都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曰無衣裳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望慕結不解

敘致款曲清利可味十餘句所謂告滿百日也

貽爾新詩文

蔡邕警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

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

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

毛萇詩傳曰秋土悲也

終夜不遑寐敘意於濡翰

毛詩曰不

遑假寐楚辭曰魂恍恍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明鐙曜閨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

其關

楚辭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

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

禮記曰歲既殫矣

壯士遠

出征戎事將獨難

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

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間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

涕泣灑衣裳能不懷

所歡

涕泣幹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

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今哀切

明月

照緹幕華鐙散炎輝

緹丹色也華鐙已見上文

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

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

章者文人鴻儒也

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

漢舊儀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小臣信

頑鹵僂俛安能追

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臣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僂俛已見上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劉公幹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洛陽故宮銘曰洛陽宮有東掖門西掖門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

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楚辭曰杼中情而為詩思子沉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其板屋亂我心

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史謁者

所止皆曰寺也細柳夾道生。方塘含清源。思玄賦曰且余沐於清源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

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高且懸。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兼燭

八絃內。物類無頗偏。韓子曰朱儒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揚雄解嘲云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絃音義曰八方之綱

維也尚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我獨抱深感。不得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 五言 峻骨凌霜高風跨俗要惟此等足當之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毛萇傳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

此教以修身俟時首章致其潔也次

魏志曰積以不敬被刑刑竟著吏此詩有仰視白日光之語疑此時作也步出北寺門或植方輪將于北寺故耳

章屬其節也二章
擇其幾也

華葉紛擾。湯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

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
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可

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毛
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爾雅曰
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

終歲常端正。

楚辭曰霜露
懔懔而交下

豈不羅疑寒。松柏有本性。

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
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
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

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
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亦喻從弟也。

於心有不厭。

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

黃雀喻
俗士也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

明君。

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
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建安五言妙以質勝以質運文。彬彬乎可觀矣。子建美秀而文。罕籠一代。仲宣端雅。公幹
健皆一時之傑

文選卷二十四

贈答二

贈徐幹一首 五言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

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飄者。夫浮景駿奔。倏焉西邁。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行日行復。行行白日。

薄西

圓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

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伏如正圓。鄭玄毛詩箋曰。景明也。釋名曰。望月滿之名也。廣雅曰。粲明也。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

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

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

問文昌鬱雲興。迎風高中天。

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廣雅曰。鬱出也。爾雅曰。興起也。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列子曰。周穆

王築臺號曰

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櫺軒。

爾雅曰。扶搖謂之颺。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颺同。古字通。說文曰。櫺。窗間也。徐幹齊

都賦曰。窗櫺參差。景納陽軒長廊之有窗也。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

蓬室士。謂徐幹也。蒼頡篇曰。顧旋也。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

夏之薇。藿弗充。虛皮褐猶不全。

墨子曰。古之人。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也。淮南子曰。貧人冬則羊裘。短褐不

掩形。忼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

說文曰。忼。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寶棄怨何人。和氏有其

幹著中論二十餘篇

白日比漢圓景比魏。發端言歲月不居與後久字相呼應。

和氏則足以明王而已不能力進于朝故有愆也然而彈冠結綬斯意寧有間哉後乃勉以待時

愆 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已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明和氏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明其右足成

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明音別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 **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

然 言欲彈冠以俟知已知已誰不同於棄寶而能相薦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 **良田**

無晚歲膏澤多豐年 良田膏澤喻有德也無晚歲多豐年喻必榮也漢書曰翟 **亮懷**

璵璠美積久德逾宣 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傳曰季平子行東野還未 **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玉君之佩也璵音餘**

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言 莊子曰親交益疎孔安國尚 **書傳曰敦厚也又曰申重也**

贈丁儀一首 五言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儀誤也 **魏畧曰丁儀字正禮太祖辟儀為掾**

曹子建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 漢書孝武傷李夫人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 賦曰桂枝落而銷亡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楚辭曰淑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堅也玉除階也說 **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 廣雅

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 **在貴** 文曰除殿階也西都賦曰玉除彤庭又曰脩塗飛閣 **在貴** 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

多忘賤為恩誰能博 言俗之 **狐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 言服狐白者不念 **無衣以喻處尊貴** 曰八月浮雲不歸左氏傳 **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 曰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

者多忘貧賤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温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
思慕延陵子寶劍非所惜言延陵不欺於死而况其生者乎故已思慕之冀異於俗也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薄

贈王粲一首

五言 禮卷得風人之意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

哀鳴求匹儔

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辭曰覽可與兮匹儔

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言願執鳥而無

輕舟以喻已之思粲而無良會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

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秋

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

悲風

鳴我側義和逝不留

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義和弭節兮王逸曰義和日御也

重陰潤萬物何懼澤

不周

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

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誤也

曹子建

李氏注據魏志王粲傳建於五年從征吳五年春道病卒若二十三年西征為粲已亡故也按文帝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獨不及粲則之亡當在二十三年後矣

魏志曰建安二十三年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此其事也征魯未嘗至長安自陳倉以出散關也注諛時曹公不敢與劉氏爭漢中于二十四年夏五月引軍還此篇非特為內諱敗其實固善謀也。若作征張魯時詩則權家愛勝謂劉睦詩乘蜀新定以先聲下之

魏氏春秋曰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

山岑高無極涇渭

揚濁清

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

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

豫州威邁百城

員闕出浮雲承露槩泰清

西京賦曰園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都賦曰挖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挖摩也

槩與挖同古字通鵠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

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

皇佐太祖也邊讓章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

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陳涉曰王引兵西擊則野無交兵

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

權家

也史記曰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立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君子在末位不能

歌德聲

君子謂丁王也琴操曰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德聲謂太祖令德之聲也

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

非貞則中和誠可經

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樂職誠可為經也漢書王襄使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

職鄭立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

五言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集曰於圜城作又曰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

與余俱朝京師會節氣到洛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宿止意每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

曹子建

五言可以此篇四敵者其昭昭悲憤乎何緣錄此逸彼也小雅嗣音

白馬王還國欲同
路東歸以敘隔澗
之恩而監國使者
不聽植發情告離
而作詩○按彪傳
是時為吳王五年
改封壽春縣七年
乃徙白馬
不直言有司之禁
止而託之淫潦改
轍恐傷國家親視
之恩也下乃言非
我馬不進勢固有
不克俱者婉轉溫
厚

言欲還訴而不得也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人之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毛詩曰

遊將去汝舊疆鄆城也時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二十里伊

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楚詞曰道壅塞而不達江河廣而無梁泛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

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闕兮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辭曰永懷兮內傷太

谷何廖廓山樹鬱蒼蒼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泰山松樹鬱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

浩縱橫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流毛萇詩傳曰行潦流潦也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崗毛詩曰肅肅兔置施

于中逵廣雅曰軌迹也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毛詩曰陟彼高崗我馬玄黃毛萇曰玄馬病則黃玄黃猶能

進我思鬱以紆楚詞曰願假簧以舒憂志紆鬱其難釋王逸曰紆屈也鬱愁也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辭

曰將以遺今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萇詩傳曰偕俱也鳴臬鳴衡扼豺狼當路

衢鳴臬豺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臬為鴟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衢何休注曰路衢郭內衢也蒼蠅間

白黑讒巧令親疎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汗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也欲還絕無

蹊攬轡止踟躕其三楚詞曰攬駢轡而下節毛詩曰搔首踟躕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

微涼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鳴鳴則大涼故謂之寒蟬也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

匿楚詞曰山蕭條而無獸又曰日杳杳而西頌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厲疾貌孤獸走索羣銜

草不遑食尙書曰不遑服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廣雅曰感傷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列子曰師襄乃撫心

高蹈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毛萇詩傳曰違離也謂不耦也奈何念同生一往

形不歸魏志曰武皇帝卞皇后生在城王彰陳思王植漢書武帝詔曰梁王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魏志城作域靈柩

寄京師漢書禹貢上書曰骸骨棄捐孤魂不歸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

若朝露晞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薤露歌曰薤上零露何易晞毛萇詩傳曰晞乾也年在桑榆間影響不

能追日在桑榆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仲長子昌言曰捷疾馳影響人間也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

悲其五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咄叱也丁元切聲類曰咄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叱呼之間或至天喪也心悲動我

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

親鄧析子曰遠而親者志相應也分猶志也何必同衾憐然後展慇懃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被也鄭玄曰裯床帳也憐與裯古字憂思成疾疾無乃兒女仁毛詩曰心之憂矣疾如疾首史記曰呂公謂呂媼曰非兒女所知又韓信謂漢祖曰項王所謂婦人之仁也

恐處以不得同宿止憂傷成疾故復為此以寬之

不得於君故呼天也與我違信可疑反覆相應既歎逝者行自念也忽魏氏春秋作勿魏晉刀筆中多勿語

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李陵書曰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

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班固楚辭序曰帝閻必如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

行日痛哉世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有變故鄭玄周禮人見欺神仙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注曰故災也鄭玄禮記注曰斯須猶須臾也

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王其愛玉體俱享黃

髮期。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慎疾加飡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詢茲黃髮收淚即長路援筆

從此辭。其七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魏氏春秋載此詩極有識與六代論相表裏也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

贈丁翼一首 五言文士傳曰翼字敬禮魏志作虞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闕豐膳出中廚。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毛詩曰俟

我于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歌錄有美女篇齊瑟行史記蘇秦說秦王曰臨菑甚富其民無不吹竽鼓瑟說文

曰詭齊肴來不虛歸觴至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毛詩曰豈伊異人兄

弟匪他爾雅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禮斗威儀曰其君乘金而王則江海出大貝明珠君子義休待

小人德無儲

言君子之義美而且具小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侍待也一曰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

積善有餘慶榮枯

立可須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利慶孔安國尚書傳曰須待也

滔蕩固大節世俗多所拘

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

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諍至道拘於俗而束于教

君子迺大道無願為世儒

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

贈秀才八軍五首

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嵇喜字公穆舉秀才

嵇叔夜

四言詩叔夜與淵明俱為秀絕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

毛詩曰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鄭玄曰閑習也廣雅曰麗好也揚雄反騷曰素初貯麗麗服兮

左攬繁弱右

接忘歸

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風馳電逝躡景追飛

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襲雜集竝至孫該琵琶賦曰

飄風電逝舒疾無方七啓曰忽躡景而輕驚

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劉歆遂初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若

以親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

毛詩曰君子好仇

南凌長阜北厲清渠

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詞注曰厲度

也

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

西京賦曰盤于游畋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毛詩

曰習習谷風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

皎皎黃鳥顧儔弄音

古歌曰黃鳥鳴相追皎皎弄好音

感悟馳情思

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杜篤連珠曰能離二明之顯長吟永嘯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毛萇詩傳曰畿疆也萋萋綠林奮榮揚。揮魚龍灑灑。灑山鳥羣飛。樂動聲儀

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灑灑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楚辭曰日將暮兮悵志歸思我良朋如渴如

飢。曹植責躬詩曰遲奉聖顏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張衡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流磻平臯垂綸

長川。說文曰磻以石著繳也鄭玄毛詩箋曰釣者以絲為之綸目送歸鴻手揮五絃。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目送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

指俯仰自得游心泰玄。泰玄謂道也淮南子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嘉彼釣叟得魚忘

筌。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得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郢人逝

矣誰與盡言。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墮壤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聲而斲之盡壘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舞賦曰夫何敷敷之閑夜明月列以施光微風動桂組帳高褰。方言曰桂謂之褰音圭桂

或為幃周禮曰幕人堂帷幕幃帟綬之事鄭司農曰帟平帳也綬組綬所以繫帷也王逸楚詞注曰以幕組結束玉璫為帷帳也

旨酒盈樽莫與交歡

淺潛羣飛皆謂同

窳之相求也

洪流則魚龍聚春林

則羣鳥集焉此謂

生才之盛然必待

同志者而招焉故

思我良朋也

二語斷章以取忘

言之意

此蓋諷其勿入軍

也

鳴琴在御誰與鼓彈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仰慕同趣其馨若蘭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京賦注曰

趣猶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楚詞曰聞佳

贈山濤一首五言 豪健近劉越石

司馬紹統

臧縈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為祕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茗茗倚桐樹寄生於南岳椅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曰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坡上凌青

雲霓下臨千仞谷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秋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處身孤且危於何

託余足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鶯毛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鄭玄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栖非竹實

不食也說文曰鸞鶯屬神鳥也今者絕世用倥偬見迫束新語曰梗梓仆則為世用楚詞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陸王逸曰倥

恩困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班匠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

苦也焉得成琴瑟何由揚樹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

妙曲桓子新論曰黃門工鼓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廣雅曰冉冉進也淮南子

曰夫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中夜不能寐撫劔起躑躅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劔從之

曰三光日月星也逝者見下注

紹統倚桐秦機寒女並為當時所重然詞旨淺迫有乖君子不知不慍遜世無問之義不足道也○彪本高陽王睦長子少以好色蕩行為睦所責不得為嗣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博覽羣籍其求知于山公益非得已不容概諷之也

非山公不能當此語

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躑躅同感彼孔聖歎哀此年命促春秋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魯端門作法孔聖沒周室亡論語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幽昧人理促卡和已見上文冀願神龍來場

光以見燭神龍喻濤也山海經曰赤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腹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答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垂吏道迫促鵬鳥賦曰愚士繫俗窘若囚拘纓綬為徽纆

文憲焉可踰纓綬制人同於徽纆國之文憲其可踰乎禮記曰冠綬纓鄭玄曰綬纓飾也周易曰繫用徽纆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恬曠苦不

足煩促每有餘廣雅曰恬靜也蒼頡篇曰曠疏曠也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

風奐若春華敷毛詩曰吉父作頌穆如清風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登賓戲曰擗藻如春華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

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為太子太師又曰武帝崩華為太子少傅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先後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爾雅

曰采寮官也南都賦注曰園廬舊宅也衰夕近辱殆庶幾竝懸輿王逸楚詞注曰夕以喻衰言曰夕將暮已已衰老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

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安車傳子傳孫也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屬耳聽

鸞鳴流目翫鯨魚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于壁聽之又儀禮注曰屬注也毛詩曰鸞其鳴矣思立賦曰流目眺夫衡阿翫猶悅也莊子曰鯨魚出遊從容

是魚也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也言天地陶化萬類而羣生稟受其形也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曰

地有九州以苞萬類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孔安曰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羣生和而萬物殖明闇信異姿靜躁亦殊

形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子曰重為輕根靜為躁君王弼曰凡物輕不能載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制動是以重必為輕根靜必為躁君白

子及有識志不在功名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虛恬竊所好文學少

所經楚詞曰漠虛靜以恬愉忝荷既過任白日已西傾白日西傾以喻年老也道長苦智短責

重困才輕呂氏春秋曰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每舉必危范曄後漢書曰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輕周任有遺規

其言明且清論語孔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曰周任有之良史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負乘為

我戒夕惕坐自驚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又曰夕惕若厲孔安國尚書傳曰惕懼也

是用感嘉貺寫心中誠感猶荷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

言自處于知足非敢以鐘俗也

漢書曰司馬相如作賦甚以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贈張華一首 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 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歲縮卷舒

淪於不測 暮春忽復來 和風與節俱 楊泉物理論曰春氣順其風溫和 俯臨清泉涌 仰觀嘉木

敷周旋我陋圃 西瞻廣武廬 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 既貴不忘儉 處有能

存無 毛萇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 鎮俗在簡約 樹塞焉足慕 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

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在昔同班司 今者竝園墟 同班司已見張華答詩 私願偕黃髮 逍遙

綜琴書 黃髮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舉爵茂陰下 攜手共躊躕 韓詩曰搔首躊躕

踏薛君曰躑踏躑躅也 奚用遺形骸 忘筌在得魚 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增馮文罷遷斥邱令一首 四言晉百官名曰外兵郎馮文罷集云文罷為太子洗馬遷斥邱令贈以此詩闕駟十三州記

曰斥邱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

毛詩曰於皇時周禮粟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為人立法也

受命自天奄

有黎獻

謂武帝也毛詩曰奄有四方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其惟帝臣孔安國曰黎衆也獻賢也

闔闔既闢承華再建

謂惠

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闔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國儲以對闔闔故謂之再也

明明在上有集惟

彥

其一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奕奕馮生哲問允迪

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容謂之奕奕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迪蹈也

言信蹈行古人之德

天保定子靡德不鑠

毛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鑠德懿和之風爾雅曰鑠美也

邁心立曠矯

志崇邈

廣雅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矯舉也爾雅曰崇高也

遵彼承華其容灼灼

其二毛詩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

嗟

我人斯戢翼江潭

毛詩曰彼何人斯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子江潭

有命集止翻飛自南

毛詩曰有命

命既集又曰翻飛惟鳥又曰凱風自南

出自幽谷及爾同林

謂俱為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太子洗馬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雙情交暎遺物識心

其三暎猶照也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

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後有隙故世以交為難也

有

頰者弁千載一彈

毛詩曰有頰者弁實惟伊何毛萇曰頰弁貌也弁皮弁也彈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頰邱慈切與跽同音

今我與子曠世齊歡

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

利斷金

百里惡事師錫此
暮擬之病也
對揚亦夸

石氣惠秋蘭

其四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羣黎未綏帝用勤止

毛詩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

我求明德肆于百里

毛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鄭玄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縣大率百里其人稠則盛稀則曠也

僉曰爾

諧俾民是紀

尚書僉曰垂哉帝曰汝諧毛詩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箋曰以網呂喻為政理之為紀也

乃眷北徂對揚帝

祉

其五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疇昔之游好合纏綿

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

借

日未洽亦既二年

毛詩曰借日未洽亦既抱子

居陪華幄出從朱輪

應璩與趙叔潛書曰八侍華屋出典禁闈

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子安車朱班輪

方驥齊鑣比迹同塵

其六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南都賦曰駉驥齊鑣范曄後漢書曰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

然比迹前列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之子既命四牡項領

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

遵塗遠蹈騰軌高騁

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也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謂轍也

慶雲扶質清風承景

廣雅曰質軀也

嗟我懷人其邁惟

永其七否泰苟殊窮達有違

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于西門子謂北宮子曰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賈逵國語注曰違異也

及子春華後爾秋暉

言否泰殊流窮達異轍今雖及爾春華之美終當後爾秋暉之盛也春華喻少年秋暉喻老成

逝將去我

陟彼朔垂

朔垂斥邱也爾雅曰朔北方也說文曰垂遠邊也

非子之念心孰為悲

其八

答賈長淵一首

四言并序王隱晉書曰魯公賈謚字長淵

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

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先或作洗

買長淵以散騎侍東宮積年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

余出補吳王郎中令

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十三子封吳又曰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

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

臧榮緒晉書曰機為尚書中兵郎

魯公贈詩一篇作此詩答之

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

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詩曰有皇上帝毛萇曰皇君也封禪書曰覺悟黎蒸

先天創物景

命是膺

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毛詩曰戎狄是膺毛萇曰膺當也

降及羣后迭殷

迭興

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小雅曰遞迭更也

邈矣終古崇替有徵

其一楚詞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藍尹壺謂

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

在漢之季皇綱幅裂

章昭曰

章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大辰匿暉金虎曜質

漢書曰東方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

星天王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昂者西方白

雄臣馳騫義夫赴節

解嘲曰

聖哲馳騫

釋位揮戈言謀王室

其二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于于璉諸侯釋位以聞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

鋪陳整贍實開顏
光祿鍾嶸品第顏
詩謂其源出于陸
機是也然陸較道
秀

曰龍飛則非偽也
日改虜爲故主諱
銜璧之辱也

上室之亂靡邦不泯

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

如彼墜景曾不可振

丁敬禮其婦賦曰日

唐虞以酉墜說文曰振舉也

乃眷三哲俾乂斯民

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尙書帝曰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乂治也

啓土維

難改物承天

共三尙書曰建邦啓上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天統物也

爰茲有魏卽

宮天邑

禮記孔悝鼎銘曰卽宮于宗周尙書曰周公曰肆子敢求爾于天邑

吳寶龍飛劉亦岳立

東京賦曰乃龍飛白水

干

戈載揚俎豆載戢

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

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其四玩與翫古字通周禮曰師有功

則情樂

天厭霸德黃祚告讞

于寶搜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高賈逵國語注曰讞兆也言禍有兆

獄訟違魏謳歌適音

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天下朝觀獄訟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

陳留歸藩我皇登禪

魏志曰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

宇子也秦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封帝爲陳留王

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其五庸岷蜀境也庸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

穎三江吳境也尙書曰三江旣入

赫矣隆晉奄宅率土

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率土之濱

對揚天人有秩斯

祐

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交毛詩曰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爾雅曰祐福也

惟公太宰光翼二祖

臧榮緒晉書曰晉太

祖爲大將軍以賈充爲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范會曰宜天子之光輔五君

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其六臧榮緒晉書曰謚父

纂戎富引毛詩戎大也

時謚多無禮于太子

刺焉

機與謚款密若此
死為晚矣

祕閣即尚書省又
祕書省亦為祕閣
見後答張士然注
中

今以易賈故下云
狂狷勵聖自謂恃

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也充卒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襲封槐自表
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為魯公毛萇詩傳曰誕大也毛詩曰纘戎祖考鄭玄曰戎汝也毛詩
曰俾侯
東朝既建淑問峩峩謂愨懷太子也毛詩曰淑問如臯陶我求明德濟同以和左氏傳曰齊侯曰

唯據與我和乎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和如羹焉宰夫和之濟
其不及以溲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杜預曰梁邱據也
魯公戾止袞服委

蛇唐何切思媚皇儲高步承華其七王隱晉書曰謚以賈后之妹子數入宮與懷愨處

見一昔我逮茲時惟下僚下僚謂洗馬也及子棲遲同林異條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

條年殊志比服舛義稠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舛也說文曰稠多也游跨三春情固二秋其祇

承皇命出納無違尚書曰祇承于帝往踐藩朝來步紫微藩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為尚書郎升降

祕閣我服載暉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入為

尚書郎作此詩然則祕閣即尚書省也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鄭玄禮記注曰索散

也念昔良遊茲焉永歎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輝毛詩曰茲之永歎公之云感貽此音翰應

漢書注曰云有也蔚彼高藻如玉如蘭其十蔚文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詞章昭曰翰筆也

章如玉石之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木謂橙也賈謚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

宿昔相知乃敢云
然也注似于本義
微遠

永安猶有軌迹可
尋承明則悄然孤
往人殊路絕矣二
語極淡極悲

檢故答以此言木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
故萬邦作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昂以金也毛詩曰大賂南金
曰胥相也謂相戒焉以所好尚也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為也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說文曰厲石也言人之自昂若金之受厲
形在昔子聞子命其十一毛詩曰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五言集云與士
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世
飲餞豈異族親戚

弟與兄毛詩曰飲婉變居人思紆鬱遊子情方言曰婉歡也說文曰變慕也班固

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纓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分塗長

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眇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家語孔子曰傾耳而南歸

憇永安北邁頓承明毛萇詩傳曰憇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子毛詩曰棄

俯仰悲林薄慷慨含辛楚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懷往歡絕端悼來

憂成緒言和悅繼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緒毛萇詩感別慄舒翮思歸樂

傳曰懷和也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方言曰悼哀也

遵渚舒翮謂鴻遵渚謂鴻言感別之情慘于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黃鵠一遠別鄴炎詩曰舒吾凌霄羽毛詩曰鴻飛遵渚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五言王隱晉書曰顧榮字彥先吳人也為尚書郎

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曰

夏為朱明尚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望舒離金虎屏翳吐

重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觴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中

星然則西方七星畢昂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淒風迓時序苦雨遂成霖左

傳申豐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杜預曰苦雨為人所患苦也小雅曰迂犯也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衾輕羽謂扇也傳毅有羽扇賦衾已見

上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牆蕭牆阻且深形影曠不

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

朝遊游層城夕息旋直廬張晏漢書注曰直宿曰廬也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楚

日凌驚雷軒駭電兮玄雲拖朱閣振風薄綺疏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俎也

泉鄉之士值愁霖而憶桑梓今古同也

也梁穎梁國及穎川

李尤東觀銘曰房闈內布綺疏外陳是謂東觀書籍林淵豐注溢脩雷黃潦浸階除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

也停陰結不解通衢化為渠沉稼湮梁穎流民沂荆徐廣雅曰湮沒也梁穎二地名也

毛萇詩傳曰沂向也荆徐二州名也眷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洛納劉子

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吐公真一首五言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藩后吳王

也顧氏譜曰祕為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吐也解嘲曰驃騎發迹於祁連蔡邕陳球碑曰遠鎮南裔近撫侯服鄭玄周禮注曰撫安也伐鼓五嶺表揚旌

萬里外漢書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漢書劉向上疏曰甘延壽懸旌萬里之外遠績不辭小

立德不在大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焉又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高山安足凌巨海猶

縈帶古辯異博遊曰眾星累紩如連貝江河四海如衣帶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左氏傳穆叔謂晉侯

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士衡詩如此而終以懷安權患不能還守先人之邱墓亦可以鑒矣

萱草只奴能忘忘憂忘歸皆可

贈從兄車騎一首 五言集云 陸士光

陸士衡 敬敷舊林雙起結但云思鳥古人詩筆中多如此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 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為

心。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 鬢鬢谷水陽。婉變崑山陰。楚辭曰時鬢鬢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

谷昔陸遜陸凱居此谷東二十里有崑山父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

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也。左氏傳樂祁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集本云歸塗順也 安得忘歸草。

言樹背與衿。韓詩曰焉得諉草言樹之背然衿猶前也 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集本云歸塗順也 安得忘歸草。

答張士然一首 五言 孫盛晉陽秋曰張峻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悛七全切

陸士衡

潔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弔魏武曰機山補著作遊乎祕閣然祕書省亦為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 終朝

理文案。薄暮不遑瞑。毛詩曰不遑假寐 瞑古眠字 駕言巡明祀。致敬在祈年。毛詩曰祈年孔夙鄭

玄曰我所豐
年甚早也
逍遙春王圃
躑躅千畝田
晉宮問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圃躑躅與躑躅同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
回渠

繞曲陌通波扶直阡
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嘉穀垂重穎芳樹發華顛
廣雅曰顛末也
余

固水鄉土總轡臨清淵
水鄉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墊為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
戚戚多遠念

行行遂成篇
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集云為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
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毛萇詩傳曰緇黑也
修身

悼憂苦感念同懷子
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隆思亂心曲沉歡滯不起
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

使已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
歡沉難尅興心亂誰為理
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
魏文

帝言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翮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
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
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明
遊

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
遊宦已見上文
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
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

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沉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關伯于商邱主辰
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
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
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
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箏呂氏春秋曰夫萬物成則毀合則離離則復合
合則復離劉熙釋名曰矢
末曰箏箏會也與茲會同
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贈馮文憲一首五言

陸士衡

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

承華已見上文

拊翼同枝條翻飛各異尋

班固漢書曰撫翼俱

起
苟無凌風翮徘徊守故林

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

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

欽發軫清洛汭驅馬大河陰

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佇立望朔塗悠

悠迴且深

馮在斥邱故云朔塗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悲情臨川結苦言隨

風吟

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

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

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趙岐孟子注曰兼金其價兼

倍於常者

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

尚書曰遠爾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

贈弟士龍一首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

毛詩曰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方言曰慟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怒並奴的切

指途悲有

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岳。

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雲止類東岳之不移也

慷慨逝

言感徘徊居情育。

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興戀居者之志彌生

安得攜手俱契闊

成駢服。

毛詩曰生死契闊與子成說毛萇曰契闊勤若也說文曰駢駟傍馬也鄭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四言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

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粵有生民伏羲

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

劇秦美新曰爰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即伏羲也聲類曰闡大開也

芒芒九有區域以分。

其一左氏傳魏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書為九州杜預曰芒芒

遠貌也毛萇詩傳曰九有九州也

神農更黃軒轅承紀。

史記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順天地之紀家語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

王當作皇謂五帝更三皇也又古人黃皇通用與注相協作王者非

畫野離疆爰封衆子。

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史記曰黃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

夏

發端太遠

面膺借對

殷既襲宗周繼祀毛詩曰赫赫宗周綿綿瓜瓞六國互峙其二毛詩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六國謂

韓燕趙魏强秦兼并吞滅四隅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猶方

也子嬰面櫬漢祖膺符子嬰漢祖竝已見上文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東京賦曰高祖膺錄受圖曹

植大魏篇曰靈獻微弱在涅則渝范曄後漢書曰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桓帝崩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靈帝崩

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其三三雄即三國之主班固漢書述

日三雄是散漢書劇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吳志曰黃龍元年權即皇帝位春秋命曆序曰吳楚駒勝僭號

稱王駒景駒勝陳勝也字書曰僭假也大晉統天仁風遐揚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偽孫

銜璧奉土歸疆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皓立晉命王濬伐皓皓致書於濬濬受皓之降銜璧已見上文婉婉長離

凌江而翔其四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八龍之婉婉漢書曰長麗前拔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離與麗古字通長離云誰咨爾陸

生毛詩曰云誰之思又曰咨爾殷商鶴鳴九臯猶載厥聲毛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文曰厥聲載路况乃海隅播

名上京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於海隅范曄後漢書沮授謂袁紹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爰應旌招撫翼宰

庭真五臧榮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士以游大夫以旌撫翼已見上文宰謂駿也宰或為紫非也儲皇之選實簡惟

未有稱美其人而

黜其故主者以答

詩觀之潘陸固難

同價矣

作紫為是揚賈謐

故岳必不敢為時

顧及之也下云肅

廟惟清卿指謙駿

良 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得天下英俊爾雅曰簡擇也尚書曰時惟良顯哉孔安國曰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英英朱鸞來自南岡** 亦

喻機也毛萇詩傳曰英鮮明也王逸楚辭序曰蛇龍鸞鳳以託君子 **曜藻崇正玄冕丹裳** 謂為洗馬也崇正太子之宮也

富於春秋初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鞞環濟要略曰鞞以象裳色 **如彼蘭蕙載採其芳** 其 **藩岳作鎮**

輔我京室 謂吳王也毛詩曰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旋反桑梓** 帝弟作弼 桑梓已見上文作弼謂為吳王郎中令也 **或云**

左宦清塗攸失 漢書曰武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宦之律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宦 **吾子洗然恬淡自**

逸 其七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玄禮記注曰洒如肅敬也文子曰靜漠恬淡說文曰淡安也陳太邱碑曰澹然自逸 **廊廟惟清俊又是延**

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廊捷為舍人曰殿有東西小堂也然 **擢應嘉** 廊廟君之居臣朝觀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俊又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

舉自國而遷 方言曰擢拔也 **齊轡羣龍光讚納言** 謂為尚書郎也揚雄河東賦曰建乾坤之貞兆分將悉總之以羣龍章昭

曰比羣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機為郎故曰光讚也鄭玄周禮注曰讚佐也 **優遊省闈珥筆華軒** 其八毛詩

曰優遊爾休矣崔駰奏記靈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韋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 **昔余與子縉縉東朝** 左氏傳臧昭伯曰縉縉從公無通外內也

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舞韶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字林曰鞞小鼓也尚書曰蕭韶九成孔安國

曰韶舜樂各 **修日朗月攜手逍遙** 其九 **自我離羣一周于今** 禮記曰子夏曰吾離羣索居毛詩曰自我不見

文選卷二十四 七十五回之五 每條好

于今雖簡其面分著情深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畧也袁紹與公孫瓚書曰分著丹青子其超矣實慰我心

發言為詩侯望好音其十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毛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欲崇其高必重其層

郭璞曰山海經注曰層重也立德之柄莫匪安恒周易曰謙德之柄也恒德之固也在南稱柑度北則橙

言柑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居而變節故引以誠之淮南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物志曰橘相類甚多柑橙枳皆是崇子鋒穎不頽不崩

其十一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伯陵答司馬遷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潘正叔文章志曰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太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唐聘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

札邑也顯允陸生於今毛詩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振鱗南海濯翼清流高唐賦曰振鱗奮鬣應德

璉建章臺集詩曰濯翼陵高梯婆娑翰林容與墳邱其一管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長楊賦曰借翰林以為主人左氏傳楚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

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玉以瑜潤隋以光融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瑜不掩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隋隋珠已見

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融朗也乃漸上京羽儀儲宮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吉玩爾清藻味爾芳風

瑤謂陸瑛謂已

玩猶愛也。彌衡顏子。碑曰秀不質振芳風。泳之彌廣挹之彌沖。其二毛詩曰漢之廣矣泳之游之毛萇曰潛行爲泳又曰挹也老子曰大滿若沖字書

曰沖猶虛也。崑山何有有瑤有珉。新序晉平公嘆曰嗟乎安得賢士大夫與共此樂船人固桑對曰大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皆無足

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者又曰珉石之美者。及爾同僚具惟近臣。臧榮緒晉書曰正叔元康初拜太子舍人機仕東宮已見上文

毛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東京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辭曰青春矣謝。愧無老成。厠彼日新。其三毛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周易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予涉素秋子登青春。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則落楚

桑與梓。毛詩曰采芣祁祁毛萇曰祁祁衆多也穆穆伊人商國之紀。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帝曰爾諧

惟王卿士。尙書帝曰爾諧俯僂從命奚恤奚喜。其四左氏傳孟僖子召其大夫曰吾聞將始有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滋益恭其鼎

我車旣巾我馬旣秣。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鄭玄曰巾猶衣也秣馬已見上文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尙書大傳八伯歌曰爛然星陳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載脂載轄

婉變二宮徘徊殿闥醪澄莫饗孰慰飢渴。其五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也昔子忝

私貽我蕙蘭。陸集有贈正叔詩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徂東謂適吳也寸晷惟寶豈無

輿璠。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輿璠美玉也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毛詩曰彼美叔姬可

文選卷二十四 五 每錄軒

以晤言鄭玄
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五言

潘正叔

慮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

呂氏春秋曰慮子賤治冑父彈鳴琴身不下堂冑父治巫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冑父亦治巫馬

期以問於慮子慮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桐鄉建遺烈武城播弦歌漢書曰朱邑字仲卿

廬江人少時為舒桐鄉畜夫廉平不苛後為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人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為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驥龍喻岳也 羽冠步

鼎鉉既立宰三河

岳早辟賈充府出為河陽令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

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書曰去三河之地止瀾滙以西

流聲馥秋蘭攜藻豔春華

家語孔子曰流聲後裔非唯學之所致耶楚辭曰秋

蘭兮青青說文曰攜舒也攜藻春華已見上文

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

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獻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

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五言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廈構衆材。

崑山出玉已見上文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

遊鱗萃靈沼。撫翼希

天階。

遊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下視

膏蘭孰爲銷。濟治由賢能。

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來

明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

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

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曰曉政殿左崇禮門漢官儀曰

御史爲憲臺也

螻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

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又曰泰小往大來吉邦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爲

步屈也

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

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子是毗鄭玄曰毗輔也呂氏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

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韻正

韻正 王元興一首

文選卷二十五

贈答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答傅咸一首

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一首

答兄機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答盧諶一首

重贈盧諶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溫一首

答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答靈運一首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二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贈答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靈運一首

王僧達答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酬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詩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爲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二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發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贈答三

贈何劭三濟一首

五言 深婉得陳思一併序

傅長虞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

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

姑之外孫也

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祭酒

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尚書曰先王既勤用

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

情猶同生義則師友

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何

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

二

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

漢書曰灌夫寶嬰兩人相得甚歡無厭

然自恨閭劣雖願其繾綣

而從之末由

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毛詩傳曰遡迴從之

歷試無效且有家艱

尚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末堪

詩中稱吾兄

言二人並貴公子
早歷華賚自顧非
其匹也以尸素自
謙實亦諷之我雖
不以戚屬之故介
爾並進然退耕于
野亦望王路清夷
可以獨樂惟汝二
人與侍省闈當懼
不稱其服勉盡職
業耳

家多難予
又集于麥 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
韓詩章句曰云詞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 鶡冠子曰土及太清下及太寧春秋合
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 赫赫大晉朝

明明闡皇闈 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
陳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實省之 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 吳質
答文

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支庶 雙鸞遊蘭渚 二離揚清暉 鸞離喻王何也爾潛喻
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 雙鸞遊蘭渚 中書也王逸楚詞序曰

蚪龍鸞鳳以託君子司馬相如賦曰前長離 而後裔皇臣瓚曰長離鳳也二離日月也 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 毛詩曰攜手
曰玉階彫庭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 金瑞綴惠文煌煌發令姿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
故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曄以四張 斯榮非攸庶繼綵情所希 賈逵國語注
蟬為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

今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瑠 雅曰希 豈不企高蹤 麟趾邈難追 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邈
庶也 矣高蹤孰能尅茲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 臨川

靡芳餌何為空守坻 芳餌以喻合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
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為大鈞犗牛以為餌

淮南子曰黃帝化天 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 槁葉自喻也毛詩曰穉兮穉兮風其
下也漁者不爭坻 次女鄭立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

曰逝將去汝毛萇 違君能無戀 尸素當言歸 韓詩章句曰何為素餐素者質人但有
詩傳曰違離也 質樸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

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 歸身蓬草廬樂道以忘飢 劉向雅琴賦曰潛坐
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 蓬廬之中禮記孔子

蓬廬之中禮記孔子

蓬廬之中禮記孔子

曰儒有葷門至竇毛詩曰泌之洋洋
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
廣雅曰但願隆弘美王度曰清夷
云有也但願隆弘美王度曰清夷
金仲長子昌言
曰警蹕清夷

按陳繼儒云此與司馬彪寄山濤詩俱是求薦意而司馬詩
不愈於此者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之句讀之令人面熱

答傅咸一首

五言 按詩乃贈傅咸也

郭泰機

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
切可用之才而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

非復文辭所了故
直戲以答其詩云

皦皦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傳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女難
為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願同

寒女 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

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貧寒猶手
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

天寒知運

速况復鴈南飛

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
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雁雍雍而南遊

衣工秉刀尺棄我忽

若遺

衣工喻傅咸也張衡髑髏賦曰飛鋒躍景
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

言凡人皆不能

已餐而不知朝飢
怨已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
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

况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言已朝餐而忘我飢
猶居貴而遺我賤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 集亦云為顧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答而云贈婦誤也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熒熒妾獨止。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熒熒山河安可踰。永路隔

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子者女子也雅

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嫋佳麗良可

美。衰賤焉足紀。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遠蒙眷顧言銜恩非

望始。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垂過望之渥恩

浮海難為水遊林難為觀。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為容色也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

晏。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

西城善雅儷總章饒清彈。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

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毛詩曰

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袂

奈何先薄待其夫耶此等最害詩教○因其夫之愚已而以此明其感恩則固無害于詩教矣如為怨望之詞則不可也本集為顧彥先贈婦往返四首此但錄其答詩故耳○後漢書獻紀總章始備八佾之舞注云總章樂官名古之安世樂是女伎兼領于總章耳王僧虔論三調歌曰今之清

商實由銅雀然清
彈謂清商樂也

如迴雪徘徊相伴警若電伐韓康伯周
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

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

洛神賦曰華容婀娜杜預左氏傳注

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
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

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

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

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
希與稀通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

棄置北辰星問此立龍煥

北辰言不移也立龍喻美女也言棄彼北辰之

星而問此立龍之色譏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欸仰指北辰星石氏星
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眾姬即指西城總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立故取以喻

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答兄機一首

五言

陸士龍

士衡前為太子洗馬
時贈別士龍今答之

選詩者偶分為兩卷耳遂以為贈答異時固
哉李叟之為詩也

悠遠途可極別促怨會長

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叔焉傷別促鄭立禮記
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銜恩戀

行邁興言在臨觴

機詩曰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
足毛詩曰念彼黎人興言出宿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

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
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為東峙岳故言南北以報之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神往同逝

感形留悲參商

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者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
子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

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

衡軌若殊迹牽牛非

服箱機詩曰安得同攜手契濶成駢服故答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必服箱也毛詩曰腕彼牽牛不以服箱

答張士然一首

五言

陸士衡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邱榛。新序孔子張曰臣

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

犯霜露冒塵埃曹

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

修路無窮迹。并邑

自相循。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邑廣雅曰循從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

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隣則見君子也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

髮鬢眼中人。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髮鬢以靡靡日夜遠。眷眷懷

苦辛。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輶軻長辛苦

答盧諶

五言并書

劉越石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靖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之職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諶琨先辟

之後為從事中郎段匹磾領幽州牧諶求為匹磾別駕諶牋詩與琨故有此答後琨為匹磾所害

陳浩然杜詩注曰此詩枉渚以邪曲為義非武陵湘潭之枉渚蓋用士龍此詩枉渚二字善注非李周翰謂曲渚者得之

現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

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董仲舒策曰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執玩反覆不能釋手

玩猶愛弄也

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

未嘗檢括

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

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救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疎曠也

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

至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天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

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慈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

自頃朝張困於逆亂

朝張驚懼之貌也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

姦寇侏張斬與侏古字通張由切

國破家亡親友彫殘

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綏攻長安陷之

家亡見下文

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

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

塊然獨坐

則哀憤兩集

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

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

積慘求數刻之暫歡

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

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

之其可得乎

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

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和氏

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隋掌

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

書詞慷慨有建安諸人氣韻

言短怨長

而富失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

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昔駮驥倚軒於吳坂

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駮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駮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

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立賦曰馬倚軒而徘徊鄭立考工記注曰軒轅也古今地名曰賓零坂在吳城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過驥之事因伯樂而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

飛兔驟張良樂之所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

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揚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今君遇之矣昂之而已孔安國尚書傳曰昂勉也不

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鄭玄周禮注曰屬綴也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

稱指送一篇稱指稱其意旨也稱亦證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毛萇詩傳曰適祇適也琨頓首

頓首

厄運初遘陽爻在六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遘成也陽爻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乾象棟傾

坤儀舟覆乾坤謂天地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橫厲糾紛

群妖競逐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縱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辭曰擢舟航以橫厲范曄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群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

三雅之變陽九義只如此注漢書者失之○即所謂永能載舟亦能覆舟也

華域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天下**彼黍離離彼稷育育**

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其用痛心疾首**天地無心萬物**

同壑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逆有全**

邑義無完都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藻夏落毒卉冬敷**英藻以喻晉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

貞惡禽醜物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論語曰龜玉毀於櫝中又曰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芻狗之談其最**

得乎其二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狗結芻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棄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咨余**

軟弱弗克負荷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軟奴亂切**愆豐仍彰榮**

寵屢加嘗過也豐瑕隙也榮寵謂為太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現自謂也言遭凶

禍而遷播協韻補何**忠隕於國孝愆於家**杜預左氏傳注愆失也**斯罪之積如彼山河**

言高深也毛詩**斯豐之深終莫能磨**其三毛詩曰自圭之玷尚可磨也**郁穆舊姻嫵婉新婚**滅榮緒晉書曰琨妻即謀

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嫵婉之求又曰覲爾新婚**不慮其敗惟義是敦****裹糧攜弱匍匐星奔**左氏傳晉

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

夏落冬敷不忍斤言故用此也其一既言晉朝則此無完都者乃指晉揚之陷也下其三忠附孝愆並承上二章言之

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現來救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現現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現之兄子也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日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未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

舊孤承負冤魂其四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魂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現遣兄子為所虜 演領兖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稟邱遂不守兄少子及演

妻息盡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諶宋玉笛賦曰倚篠異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 綠葉繁縟柔條

修罕說文曰縛繁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 朝採爾實夕將爾竿字林曰竿木挺也協韻公且切 竿翠豐尋逸

珠盈碗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過於眾類盈碗言多也 實消我憂憂急用緩

逝將去乎庭虛情滿其五去謂之匹磾之所也逝將已見上文白虎通曰哀痛憤滿 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

彼春林瘁此秋棘春林以喻匹磾秋棘現自喻也 有鳥翻飛不遑休息鳥謂鳳以喻諶也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惟

鳥 匪桐不棲匪竹不食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 承戢東羽翰撫

西翼戢歛也翰高飛也 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 音以賞奏味以殊

珍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 文以明言言以暢神左氏傳仲尼曰志有

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道達其情也 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毛詩曰之子于征澄醪四美音味文言也

覆觴絲竹生塵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素卷莫啟幄無談賓謂文也既孤

我德又闕我隣其光光段生出幽遷喬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碑自號大將軍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

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龍以替傳資忠履信武烈文昭開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賜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

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捨弓驛驛與馬翹翹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

詩曰駢駢角弓毛萇曰駢駢調利也乃奮長縻是轡是鏣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鏣馬勒傍鐵也何以贈子竭心公

朝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謠其八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

幾乎

按讌婉新婚纂註云讌妹為琨之弟婦故云不慮其敗惟義是敦二句善本無今從五臣本增入

重贈盧諶一首五言 臧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璆懸璧懸黎以為璧以喻諶也琴操下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玉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

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史記曰太公望以魚釣于渭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

越石時為匹禪所
幽故有白登鴻門
之語前史所謂以
張陳激諶者也下
二聯則謂所志惟
在興復晉祚比跡
桓文不計黨讐欲
諶深達此意于匹
禪使其顧念前好
同獎王室我終不
以被幽為恨如小
白之于管仲何嘗
問從前射鉤之事
也

龍非彫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
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答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
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

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湖北禹聞之自南
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上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任耶禹曰不願也趙
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

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
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
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
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

食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胃頓
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旁高之地若邱陵者也留侯已見謝靈運張子房詩
重耳任

五賢小白相射鉤
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
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犇也可空季子胥臣

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

讐二伯晉文齊桓公也黨
謂五賢讐謂射鉤也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
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數子皆
能陳謀以靜亂故想與其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
毛萇詩傳曰云言
也左氏傳曹子臧

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邱
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
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

謂來哉孰謂來哉反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夕陽西流喻
將老之人也
時哉不我與去

乎若雲浮
嵇康幽憤詩曰時不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劉楨與臨淄侯
書曰肅以素秋
狹路

傾華蓋駭駟摧雙輶
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
於帝側說文曰輶輶也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漢書

注曰說者以金取 慷慨悲涼自是幽并本色
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一首 四言 并書 書中云貢詩一篇此贈字後人所題

盧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

非不翩翩但多陳言耳

人臣上書當昧 犯死罪而言 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 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 因其自然用

安靜退 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管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 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之善鳴

之分 莊子曰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

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

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 卷異遽子愚殊甯生 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則愚

邦無道 匠者時時不免饜質 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時在鴈之善鳴故不免饜質也

則愚 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 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自奉清塵

于今五稔 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謨明之效

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尙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川澤納汗山藪藏疾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

昵與去運籌之謀則燕私之歡廣雅曰欵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

言燕私綢繆之旨有同骨肉毛詩曰綢繆束薪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其為

知已古人罔喻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伸乎知己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

義聶政已見別賦荆軻已見西征賦意氣之間靡軀不悔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勿頸楚辭曰子胥諫而靡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

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雖微達節謂之可庶達節已見上文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故委身之曰夷險已之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

猶決竟也事與願違當忝外役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邁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遂

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淮南子曰

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憫其別與化也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

或迫乎茲鄭立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

楚辭曰泣獻歔而沾衿
王逸曰獻歔啼貌也
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先謂謀父也感存念亡觸物

眷戀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繫辭然則書非盡言之器

言非盡意之具矣况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

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

其所抱而已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挹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左氏傳王使富

幸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莊子孔子謂漁

父曰邱竊侍於下風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

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人珠鄭立曰魚目亂真珠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

敢望也謀死罪死罪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濬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振厥施維光闡遠韻韋昭

有來斯雍至止伊順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三台摘朗四岳

增峻其一漢書曰北斗魁下大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摘得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含孽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伊陟佐

皇當指懸帝

商山甫翼周

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弘濟艱難對揚王休

尚書王日用敬

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

苟非異德曠世同流

言現之德苟不異于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

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

加其忠貞宣其徽猷

其二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

伊

謹陋宗昔邁嘉惠

爾雅曰邁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

申以婚姻著以累世

左氏傳呂相曰戮力同心申之

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

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

其三左氏傳晉

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

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于洮謀

成私門列子曰岱輿圓嶠二山沉于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自播散也

望公歸之視險

忽艱

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

茲願不遂中路阻顛

阻顛謂謀父為劉粲所害也

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其四大鈞載運良辰遂往

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

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

瞻彼日月迅過俯仰

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間

感今惟昔口

存心想借日如昨忽為疇曩

其五毛詩曰借日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

疇曩伊何逝者

彌疎

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

溫溫恭人慎終如初

恭人謂現也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妙渺古通

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謀父之言也窮孤謀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

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恤窮孤樛木喻現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妙哉蔓葛得託樛木妙猶微也葉不

雲布華不星燭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承侔卞和質非荆璞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

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眷同尤良用乏驥騮其七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

良也尤與郵古字通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珍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駑馬

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總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養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弼諧靡成良謨莫陳尚書曰

無覬狐趙有與五臣其八五臣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羈致切五臣

已見上文五臣奚與契濶百罹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濶逢於百罹毛詩曰死生契濶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離毛詩曰離憂也離一作罹身

經險阻足蹈幽遐言已五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晉侯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義由恩深分隨昵加分猶節也綢

繆委心自同匪他其九綢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昔在暇日妙尋

通理尤彼意氣狹是節士言已昔日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

士鮑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趨舍罔要窮達斯

一毛傳契濶勤苦也

若云尤其為意氣所使差為可通今云尤而使之文義乖違甚矣當從五

巨本作狹字爲九

已其十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修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事者也由余片言秦人自憚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日磻効

忠飛聲有漢金日磻已見西征賦思立賦曰盍遠迹以飛聲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

塗炭其十一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磻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爲後進冠爾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塗炭既濟

寇挫民阜周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朝右謂別駕也張璠漢記曰王堂爲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憲

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上懼任大下欣施厚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實祇高明敢忘

所守其十二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相彼反哺尚在翔禽毛詩曰相彼鳥矣猶

求友聲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斯心謂謀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共世子曰孰是人斯而有斯是也每憑

山海庶覲高深山海以喻現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沉

其十三章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長徽已纓逝將徙舉長徽已纓謂被匹磻所辟類乎徽纆之繫於已也周易曰繫用徽纆說文曰嬰繞也收

跡西踐銜哀東顧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曷云塗塗曾不咫尺步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其十四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行縣縣女蘿施于松標女蘿自喻

言已往依段氏亦志雪恥如土壤憑山海以成高深用以少謝存歿也山海似不專指越石言之

高明謂天

衝颺以喻已不能
固留非喻亂

注以餌為筌則當
從荃如司馬紹統
之訓然自宋本已
誤從竹

楚越之語必當時
有以謀之去而議
之者矣故下言唯
大觀如越石乃能
信其不二也如謂
越石被謗則是方
與匹礪同盟未有
他費何故以楚越
為言乎至帝王大
志之語唐時修晉

松標謂現也毛詩曰鶯與女蘿施
于松柏廣雅曰標末也必透切

稟澤洪幹晞陽豐條
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
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

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織質承此衝颺
其十五颺喻亂也鹽鐵論
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 織質

實微衝颺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
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朔者也可以意
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

至不見得魚亦忘厥餌
食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
而忘筌言者所以莊意也得意而忘言 遺其形骸寄之

深識
其十六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
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先民頤意

潛山隱几
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
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嗒焉似喪其偶 仰熙丹崖俯深綠水
說文曰熙
燥也謂暴

燥也無求於和自附眾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 慷慨遐

蹤有愧高旨
其十七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
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
謂現被謗也
臧榮緒晉書

曰眾人謂現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 惟同大觀萬殊一轍
列子楊朱
曰生齊死

觀謂現也鵬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文子曰聖人
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為一也 死生既齊榮辱奚別
曰生齊死

齊賢齊愚齊貴齊賤齊王仲宣
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 處其玄根廓焉靡結
其十八廣雅曰玄道也張衡玄圖
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

太始莫與為先廣雅曰廓空也 福為禍始禍作福階
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為用本福為
禍先越記曰禍為福先福為禍堂

書紀載甚明似為可據亦不得截取臧書以牽合被謗也

天地盈虛寒暑周迴

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夫差不祀釁在勝

齊以喻聰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句踐敗吳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

句踐作伯祚自會稽

其十九以喻現也史記曰句踐已平

吳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九命為伯又曰句踐以甲兵五千人棲于會稽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

達度亦謂現也形有未泰神無

不暢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

如川之流如淵之量

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國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

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其二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

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

五言 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

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游豫乎芳林

北眺沙漠垂南

望舊京路

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

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

颶山阿起雲霧

厲疾貌也

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

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權

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

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

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遠念賢士風遂存往

李牧趙奢即指越石鎮井州而言亦得

飛子益即越石言之

言朔鄙多俠自昔以武健為理謂地固宜然自惟短弱欲于喪亂之後與之休息寬其賦斂簡其擊斷雖非倪何素志若此顧非我張儔莫之訴也

古務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朔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

勢也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雁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

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思念也趙奢止疆場秦人折北

慮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左氏傳曰疆場之患一彼一此羈旅及寬政委質與

時遇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恨以駑蹇姿徒煩飛子御

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邱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亦既弛負

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

長皆民前賢士風倪寬以殿黜終乃最眾賦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

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輪相繼屬不絕課更以最上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漢書曰何武為大司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二子謂崔

溫也

答魏子悌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

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堯蒼曰：腋在肘也。

後多士成大業，群賢濟弘績。

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縉紳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

遇蒙時來會聊

齊朝彥跡

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蒯通曰：時乎不再來。

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

詩外傳曰：昔平公遊于

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毳益

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寄身陰四岳，託好憑三益。

四岳謂劉琨也。四岳已見上文。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

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

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

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綱繆。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

易夷易也。協韻以赤切。

俱涉晉昌艱，即指越石晉陽之敗。越

石父母為令狐泥，所害謀父母兄弟

亦皆為劉聰所害也。晉雖設晉昌讓

匈奴中郎將考巴，禪生平未為此職。

涉晉昌艱，其更飛狐厄。

王隱晉書曰：惠帝以燉煌土界潤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讓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磾為此職。謀在禪所難斥言之。

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伐飛狐口，奔安次也。

恩由契濶生，義隨周旋積。

契濶已見上文。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

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

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熱丹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磾辟讓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

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

毛萇詩傳曰：惕猶切切也。

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

注安得從而附會
耶况晉昌乃燉煌
所分遠在隴右而
匹磾方爲幽州刺
史尤如風馬牛不
相及也○李周翰
注謫涿郡人屬幽
州安次幽州屬燕

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
精神之不通形骸已見上文
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蹟小雅曰
恨無陪侯珠以蹟深也

酬荆文壁隋侯珠已見上文荆楚也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卽位乃使
理其璞得寶焉乃命曰和氏之璧也備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晉地理志惠帝改新興郡爲晉昌統九原定襄雲中廣牧晉昌爲五縣在并州所統一國五
郡之中不必改太原國之晉陽縣注以爲燉煌之晉昌則大誤耳至中細尋越石本傳爲晉
陽之誤無疑後說以廣晉昌異聞可耳

答靈運一首五言 後半淺促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翬清有餘也開軒滅華燭月露

皓已盈軒牕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孫卿子曰足謂以已爲物

役也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遠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魏

帝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毛詩曰眷言顧之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兮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率

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左氏傳智伯曰牽率老夫以至於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五言 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

華萼相輝之樓本

此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阮德猷答棗道彥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

胤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綢繆結風徽烟熅

吐芳訊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烟熅萬物化醇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其

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顥阮彥倫詠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

相光飾嚶鳴悅同響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興也諭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

也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禮記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

言比景則後爾鮮輝方年則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

澗流殉業謝成操復禮愧貧樂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幸會果代畊符守江南曲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土視履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莊子曰陰陽四

上農天祿足以代畊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

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陸機贈馮文能詩曰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沉

其三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惟鳥

幹答劉禎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

按靈運為秘書監在元嘉中義熙時

異槩謂異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迨迨封畿外窈窕承明內宣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

云承明內也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對
外內殊職是塗睽也
絲路有恒悲
賢愚異任是理對也

矧迺在吾愛
其四絲路已見上文絲或為蹊
跬行安步武鍛翮周數仞
漢氏公孫瓚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淳

曰跬以一足行也空藥切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斥鴳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
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有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

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
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曰日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其五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植與吳質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清便婉轉此等詩亦復靈章陳王但比之康樂為差弱耳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
趣向也
成裝候良

辰漾舟陶嘉月
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攀玉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
瞻塗意少

悰還顧情多闕
其一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
哲兄感化別相送越垌林
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

每緣軒

重在康樂故至此
始入遇風

積字收盡全篇款

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此離慨其嘆
矣毛萇曰此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阿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詩
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
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迴塘隱

艫棹遠望絕形音其二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棹也靡靡卽長路戚戚抱遙悲

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悲遙但自弭路長當語誰楚辭曰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

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昨發浦陽內今宿浙江湄其三

鄺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洧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屯雲蔽曾嶺

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邱毛詩曰零雨其濛浮氛晦崖巘積素

惑原疇爾雅曰重巘險也曲汜薄停放通川絕行舟其四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曰通

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臨津不得濟行楫阻風波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陬爾雅曰佇久立也家語

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歌

積憤成疾痲無萱將如何其五韓詩曰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痲薛君曰萱草忘憂也曹與誼通痲音痲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徵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見本志固在舊園
所謂情素也

謝靈運

此等詩真初日芙蓉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王師

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聖靈昔廻眷微尚不及宜

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庶聖靈之嚮像魏文帝柳賦曰行旅仰而

廻春何意衝颺激烈火縱炎烟焚玉發峴峰餘燎遂見遷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

臣靈運搆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衝颺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峴岫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投沙理既迫如叩願

亦愆

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貨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

長與

權愛別永絕平生緣

緣因緣也

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

春秋繁露曰水赴于春秋繁露曰水赴于

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琴賦曰青壁萬尋

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

列子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

夫遊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

閩中安可處日

夜念歸旋

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閩音旻

事蹟兩如直心愜三避賢

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名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躡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躡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

東越即號閩中猶
言蠻中也
謂中間得還東山

道如矢耶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罪也三避三黜也躋音致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陸機詩曰託身承華

倒稽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盛明溼氛昏貞休康迪邇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迪邇之俗

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邇如邇如殊方感成貨微物豫采

甄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野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貨施也魏明帝豫章行

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扳纏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修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據與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曾是人反昔園語往實欸然毛詩曰曾是在位

於人質弱者則陋於眾板纏猶牽引也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於水者穿池而養給也果木有舊

行壤石無遠延劉歆甘泉賦曰柱木雜而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

閑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引也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莊子南榮越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乎能抱一乎能

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乎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詩夫子照情素探懷授

往篇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一

謝所牽謂終還東山不受扳纏也

操不固謂仍乖張而之微尚也

首 五言 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燥尖疆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常會其為山澤之遊時

人謂之四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 楚辭曰觀杪秋之遙夜 與子別山阿含酸赴修軫 軫當為吟

說文曰眇井田間陌 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 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 顧望脰未悵汀曲

舟已隱 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悵說文曰瘡疥也瘡與脄通文字集略曰汀水際平沙 隱汀絕望舟驚棹

逐驚流 海賦曰驚浪雷奔 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 言遠別已為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

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 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 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舸纜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

二里許左望湖中右傍長江 豈惟夕情斂憶爾共淹留 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 淹留昔時歡復增今

日歎 潘岳哀永逝曰憶舊嘆兮增新悲 茲情已分慮况迺協悲端 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秋泉鳴

北澗哀猿響南巒 爾雅曰巒山隋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 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蒼頡攢聚也

攢念攻別心日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 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

攢聚也

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錄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岑剡植琰切姥莫古切

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

倘遇浮邱公長絕子徽音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在浮邱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

酬從弟惠連一首

五言 陳王綏步謝公同行獨冠元嘉不當以其模山範水○逼真贈白馬之篇

謝靈運

寢療謝人徒滅迹入雲峯爾雅曰療病也太玄經曰老子曰行則滅迹立則隱形巖壑寓耳目歡愛隔

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胸

其一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亨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心胸既云披意得咸在斯莊子善養曰余道遙於天地之間而

心意自得也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說文曰帙書衣也夕慮曉月流朝已曛日馳

王逸楚辭注曰暝黃昏時也晤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其二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分離

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爾雅曰延長也傾想遲嘉音

果枉濟江篇遲猶思也果猶遂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風波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思而敘款曲洲

括盡小謝一篇

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

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毛詩曰祇攬我心儻若果歸言其陶暮春

時其四陶喜也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山

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爾雅曰檉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

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淡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孔安國曰鬱

陶哀思也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其五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復萌乎心

世夢寐台謂供野在空處... 日之間不長矣主則謂春時進子心

... 日之間不長矣主則謂春時進子心

... 日之間不長矣主則謂春時進子心

... 日之間不長矣主則謂春時進子心

... 日之間不長矣主則謂春時進子心

... 日之間不長矣主則謂春時進子心

文選卷二十六

贈答四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
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方流圓折九泉丹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
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

徹

老子曰太音希聲左氏傳君子
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聆龍睇九泉聞鳳窺丹穴

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
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

之泉驪龍領下說文曰睇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
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

歷聽豈多工唯然覩世哲

孔安國尚

書傳曰

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

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
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

言秋興賦曰
猥廁朝列

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耆

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
聽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側同幽

人居郊扉常晝閉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
仲堪諫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

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
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

浹群化徂生入窮節

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
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徃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

顏氏王氏皆瑯琊
臨沂人

方流圓折九泉丹
次邦懋鄉耆拉雜
而至亦復何趣雖
為顏詩申秀句故
自平耳

二句即寫進王之
至所以入妙。近
野光晦遠峰忽明
二句連看詠雪獨

形而發謂之生化 窮數盡謂之死 豫往誠歡歎悲來非樂闕 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闕終也 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 屬猶綴也謝猶慚也說文曰懷念思也又曰札牒也祖黠切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五言 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

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毛萇詩傳曰鬱積也賈逵國語注曰

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闕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

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

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 側聽

風薄木遙睇月開雲

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

夜蟬當夏急陰

蟲先秋聞

禮記曰仲夏之月蟪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

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

芬 楚辭曰時壘壘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

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

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

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紓相立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

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楚辭曰惟郢路之遠遼兮魂一夕而

九逝韓詩曰跋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

皇居體環極設險祇天工 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警眾星之環極法赫羲以輝煌周易曰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兩闌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兩闌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

曰建洪德 歧子旅東館徒歌屬南墉 毛詩曰誰謂宋遠歧子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禮記注曰屬注也

謂意注之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墉 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辰大辰

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 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 廣雅曰鑒照也 踟躕清防密徒

倚恒漏窮 毛詩曰搔首踟躕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 演連珠曰

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 惜無邱園秀景行彼高松 周易曰賁于邱園束帛蒹葭陸機演連珠曰邱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

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 和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知汝之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 何

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言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瑟見齊威王王曰夫治

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祕書監

顏詩中最高為清新之作要之非謝匹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為始和還舊園作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

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惟捷徑以窘步

窘求損切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

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

伊昔遘多幸

秉筆侍兩閨

陸機答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苗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

雖慙丹牖施未謂立素睽

丹牖喻君恩也立素喻別也盧諶答劉琨書曰始素終立墨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也若圭切尚書曰惟其塗丹牖

徒遭良時詖王道奄昏霾

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秦蒼頡篇曰詖詔佞也彼寄切方言曰奄遽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

風雨上為霾

人神幽明絕朋好雲雨乖

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會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

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

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蹊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

舜葬蒼梧之野

倚岩聽緒風攀林結畱黃

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歎秋冬之緒風又曰畦畱黃與揭車王逸曰留黃香草也

子間衡嶠曷月瞻秦稽

跂子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

之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

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沉泥

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

謂謝在會稽始寧

從維省惟唯維
皆可讀陳第以為
當讀與非是

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
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沉泥
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
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

里間楚辭曰處立舍之幽門
陸雲答兄書曰修庭封蓬
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借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

駒支曰驅其狐狸剪其荆棘劉熙孟
子注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
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借俱也

親仁敷情昵興玩究辭悽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丑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

也爾雅曰昵近也說
文曰興悅也玩愛也
其聲清越以長鄭
玄曰越猶揚也

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吳都賦曰芬馥盼靈說文曰歇息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

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答顏延年一首

王僧達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

水南
曰陰
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

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
崇情符遠

迹清氣溢素襟思立賦曰蓋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

沉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

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毛詩曰聿來晉字鄭

立曰聿麥蘖多秀色楊園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壘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覲眺黃鳥載好其音歡

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衷

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

也誦以永周旋匪以代兼金左氏傳大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五言 郡 呂向曰呂僧珍時為齊是宣城郡 王法曹

謝立暉

結構何迢迢曠望極高深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吳都賦曰曠瞻迢迢窗中列遠

岫庭際俯喬林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日出眾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

此風中琴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稽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毛詩曰彼

其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切切列子文摯
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惠而能好我問以瑤華音毛詩曰惠而好
遺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岑解嘲曰歷金
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卬府郭璞曰
卽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闥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五言集曰
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臥猶在茲

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黜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

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
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也

况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

謝靈運方山詩曰資此永幽棲

連陰盛農

節篁笠聚東菑

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簞笠緇撮毛萑曰篁所以禦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

高閣當

晝掩荒堦少諍辭

晝掩已見上文

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颼

楚辭曰盭颼風而上征

嘉魴

聊可薦淥蟻方獨持

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畧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淨蟻在上洗洗然

夏李沉朱實秋藕

折輕絲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沈朱李於寒水

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

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

藉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

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期

張璠漢記

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暉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暉音質絃歌終莫取撫几令自嗤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几不能寐阮藉詠懷詩曰噉噉令自嗤

擊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五言 蕭子顯 齊書曰謝眺為

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動密以啟聞世祖敕眺可還都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立暉卷之存 暉後句為多然冰其一篇盡善蓋不易佛如此沉鬱頓挫故是賦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 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徒念關山近終

知反路長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

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章漢書歌曰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

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 星漢書曰栢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邱陽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

秋成王定鼎于郊廓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馳暉不可接何

况隔兩鄉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風雲有鳥道江漢限無梁南中八志

江流不返故懷西府而心悲也

一元暉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等語鍾記室抑揚之語不可據也其名章如此詩尚捶撥未盡耳

莊忌哀時命曰道
壅塞而不通兮江
河廣而無梁

曰交阯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
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潘岳河

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
也楚辭曰久又申之以嚴霜

寄言爵羅者寥廓已高翔

喻蜀父老文曰猶鷓鴣之翔
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

數澤廣雅曰寥
深也廓空也

酬王晉安一首

五言 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 唐初泉州即今福州
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爾雅曰稍稍權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稍稍權長而殺也楚
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萇詩傳曰晞

也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

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檇碧樹而冬生檇即
柚字也鴻雁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

拂霧朝青閣日盱坐形闡

左氏傳趙鞅曰日盱
矣說文曰盱日晚也

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

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一致而
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

言春草萋萋故王
孫樂之而不反今

春草秋而更綠公子未西歸楚辭曰王孫游兮不歸
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

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陸機

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
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五言 顧氏家譜曰盱
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 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太傅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尙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動而卒其

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遷太子太傅功曹掾

王孫皆指竟下又點銅龍

遷官平津孟如指王晏言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

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件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

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

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

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兩

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

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

孟嘗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弼為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歸來翳桑柘朝夕

言中間罷歸又歷涼溫注非

異涼溫

其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涼溫喻貴賤也

姐落固云是寂蔑終如斯

姐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

萬物徂落於外荀紀七哀詩曰何其寂農

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

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

坐堂伏檻臨曲池

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

蜀都賦曰鴻儔鵠侶

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

其二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

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丞

魏志曰邢顯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顯防閑

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顯北士之彥而楨禮遇殊特顯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王門所以

賈自古多俊民

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尙書曰峻民用康峻與俊同

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

西京雜記梁時書
不當以注齊詩豈
謂溫麗無他考耶

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卞壺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墳簫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其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

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相如慙溫麗子雲慙筆札。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慙，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

舌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駿足喻布叔柴車自喻也。棗臺彥答杜育詩曰：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駕馬柴車。

可得而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向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

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則文帝與吳質、徐幹遊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屏

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徒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惜哉時不

與日暮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子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

鳥惜哉
無輕舟

贈張徐州稷一首

五言

范彥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歸來

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詩曰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

鑄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謂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華門荆竹織

也儂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

吳都賦曰儂從奕奕廣雅曰儂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玳

珣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

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

說苑翟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

流風迴雪記室固
最得其似

雞黍恰是范張當
家事

阮瑀止欲賦曰

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

莊子

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闈衡門也或以衡闈為絃韋非也

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

揮

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

康伯周易注

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

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

寄書雲

間鴈爲我西北飛

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爲北徐

也川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五言 集曰覽 古贈王中書融

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

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爲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書儀曰黃門

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爲尙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凰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

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

尙書曰海岱及淮惟

南皮以魏文比竟陵王子良也

徐州又曰淮沂其又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皋虞後徙于臨沂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可馬彪曰搏團也團飛而上若扶搖也

逸翮凌北海搏飛出南皮

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

孔安國尙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

竹花何莫莫

桐葉何離離

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

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

爲古詩曰賤妾擬何爲

豈知鷓鴣者一粒有餘貲

鷓鴣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結句有諷其勿知小謀大之意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

生方至一首

五言 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彥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涿令行春反冠蓋溢

川坻

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鼓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

或為涓

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

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

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

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

親好自

斯絕孤遊從此辭

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欸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哀傷贈答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

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邱山楚辭曰蟬翼為輕

在疾妨賢路再

安仁氣質高於士衡數倍陸蕪潘靜故是定論

此當是之新安途中作結句索漠宜乎不反

連五臣本作違言
在陪臣之列也
安仁亦有東山

升上宰朝

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熒熒在疚說苑楚令尹虞邱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群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

猥荷公叔

舉連陪厠王寮

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大尉舉為郎已見開居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在同升諸公又曰陪臣執

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

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

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耨手耕曲水鄭

玄周禮注曰耨耨耨也

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

杜預左氏

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岵

早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

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

徒恨

良時泰小人道遂消

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譬如野田

蓬幹流隨風飄

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鵲冠子曰幹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幹轉也

昔倦都邑遊今

掌河朔徭

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永久尙書曰王次于河朔

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

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曰

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練也音消

洪流何浩蕩修芒鬱岩堯

浩蕩或為濟蕩音西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

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

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

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小雅曰劭美也

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

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人生不滿百

頰如槁石

火瞥若截道颯

爾雅曰頰光也毛詩曰子有鐘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

謂為河陽

慷慨

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論語曰齊景公有馬于馴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漢書曰朱邑為桐

鄉齊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莖之桐鄉邑人為之起家立祠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鱗曰在約思純孔

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怵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

鴈映蘭時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之以切鳴蟬厲寒音時

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息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左氏傳穆

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緬無覲崇芒鬱嵯峨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

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

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詭偽也五戈切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地性也毛

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

部舒緩救功曹官屬冬衰衣大詔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曲蓬何以直託身依

叢麻會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

晉祿綱紀不立豪貴奢僭論政者欲糾之以猛安仁則謂民和而俗自化終前篇示民不佻之義也

叢麻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

民和而神
降之福

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微官

但恐黍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未垂

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未垂猶未也

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羲

崔實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禱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

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斂隆暑之赫羲思立賦注曰赫羲盛也

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

遲猶思也揮汗辭中

宇登城臨清池

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鬢土鬻于中宇

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

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

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導通衢之大道椅梓屬

瓜瓞蔓長苞薑芋紛

廣畦

韓詩曰絲縣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

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

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

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

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輦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

今毛詩曰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迄至也徒懷越鳥志

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

不驚戀本難為思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

馳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登城望郊何遊目歷朝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小國寡

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

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祗攪懷歸志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祗攪我心卷然顧鞏洛

山川邈離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征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願

言旋舊鄉畏此簡書息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祇奉社稷守恪居處

職司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按春秋代遷逝四句善本誤併人上首今從別本改正恪居處職司司音伺讀此知司字仄讀非自香山始也

迎大駕一首

五言 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荊軍敗 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翠崑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縈被廣隰爾雅曰縈 縈高也朝日

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 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歸雲乘洈浮淒風尋帷入

傳毅七激曰仰歸雲翹遊風說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 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帷蓋則同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

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 深識假為深識之言也世故尚未夷峭函方嶮澁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 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 策蘇秦曰秦東有峭函之固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 狼當路不宜復問狐狸翔

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縈翔鳳騏驎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驎伏匿而不見鳳皇高 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縈之維之俎豆

昔嘗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且少停

君駕徐待于戈戢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 為君也毛詩曰載戢于戈

赴洛詩二首五言 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 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

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

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

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親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度也楚辭曰游於江潭親

友贈子邁。揮淚廣川陰。

家語公文交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

撫膺解攜手。永歎

結遺音。

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

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

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

肆目眇不及。

緬然若雙潛。

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

南望泣立渚。北邁涉長林。

西京賦曰海若遊於

玄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

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

壘壘孤獸騁。嚶嚶思

鳥吟。

壘壘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群毛詩曰鳥鳴嚶嚶

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

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雜詩曰離思一何

佇立愜我歎。寤寐涕盈衿。

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慨我寤歎

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

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階下陸機洛

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

撫劍遵銅輦。振綬盡祇肅。

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節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祇肅舊禮銅或為彫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

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按長吉臺城應教人秋衾夢銅輦用此

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思樂

樂難誘日歸歸未克國語楚藍尹璽曰飲食思禮同晏思樂毛詩云日歸日歸歲亦暮止憂苦欲何為纏絲曾

與臆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懸恩好賡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宵臆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高誘淮南

子注曰奏願也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士衡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

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江偉荅軍司馬詩曰羈繫繫世網進退維準繩說文曰嬰繞也永歎遵北渚遺思

結南津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山澤紛

紆餘林薄杳阡眠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淮南子曰

風至樂錄曰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絲纏絲已見

雞鳴高樹巔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佇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亮

文光顧影為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荅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振策陟崇邱案

轡遵平莽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清露墜素輝明月一

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陸士衡實是身味語涉備類必見甄錄當時後多為美談耳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闈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假翼鳴鳳條

濯足升龍淵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鷄鷄棲翔鳳之條龍龍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為憤結也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妍

周禮曰大夫玄冕輕劔拂鞞厲長纓麗且鮮禮記曰男鞞革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立曰鞞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鄒君

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周禮曰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

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

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五言 臧榮緒晉書曰 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立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得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衍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揚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

晏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

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也 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詩傳曰

憩息也通衢已見上文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

七命曰夸父為之投策

眇眇孤舟游縣縣歸

思紆

楚辭曰安步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縹緲縣縣之不可紆王逸曰縣縣細微之思難斷絕也

我行豈不遙登陟千里餘目

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人山澤

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

魚

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

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

淮南子曰全性

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

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

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

終字對始字

當云自承初以來
不書甲子時自丙
辰歲八月申下漢
田舍獲稻一篇外
無復書者丙辰晉
安帝義熙十二年
也又三年己未恭
帝立改元元熙又
一年庚申宋代晉
改元承初辛丑乃
隆安五年至癸卯
桓靈寶始篡甲辰
宋公始建義商歌
之云不為此發

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
氏年號自承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
赤圻二十里塗口一作塗中按塗當為除即涂字也
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

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

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

左氏傳趙衰曰郤穀悅禮樂而敦詩書經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如何舍此去

遙遙至西荆

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也

叩棧新秋月臨流別友生

楚辭曰漁父鼓枳而去王逸曰叩舫

舫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

川上平

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頎雜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曰晶晶明也

懷役不遑寐中宵

尚孤征

毛詩曰不遑暇寐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

與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卜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

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

之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

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問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

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事迹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

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

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

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為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分

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頽暮

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為心楚辭曰

歲習習其若頽

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

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

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

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

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

也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

李牧愧長袖郤克慚躡步

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

王使韓荅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裨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裨兩手擊也希

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

惡 言雖有疾皆不見棄遺也左氏傳曰穰惡杜預曰惡貌醜也

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

莊子曰支離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

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邱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邱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况惟予有慕會音怪撮租活切辭步米切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

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

空班趙

氏璧徒乖魏王瓠

言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

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瓠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培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據以為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培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瓠戶郭切枵許喬切培方部切

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郡必塗經始靈故曰歸路

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

言今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鄭玄毛詩

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墓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自然流出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

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
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
廣雅曰違肯也揚雄解朝曰歷覽者茲年矣

緇磷謝清曠疲繭慙貞堅
論語子曰不曰堅平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踈曠也莊子曰繭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繭

極貌也繭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拙謂拙官也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剖竹守滄海枉

帆過舊山
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沔
爾雅曰逆流而上曰

遡洞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沔
岩峭嶺稠疊洲縈渚連
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縣四百餘里白雲

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清漣已見上文葺宇臨廻江築觀基曾巔
洞簫賦曰迴江流用而漑其山春秋

運斗樞曰山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劉越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土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

者地基也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
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檟欲自為觀也

樹枌檟以示老死不出亦所以息徐傳之猜也

富春渚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

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濤洶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溯流觸

說以重險以徐傳執政之見拂復言

適協本趣固非于
木季交所得輕重
萬事零落則終於
無復當世之志也
折三致不與不激

驚急臨圻阻參錯

潮流已見上文埤蒼曰碣曲岸頭也碣與圻同參錯謂碣岸之險參差交錯也

亮乏伯昏分險過呂

梁登

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

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懼日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鱉之不能游也

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

游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

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

良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

遠遊諾

論語曰子張學于祿果猶逐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者謂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睿不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莊子苑風

謂諱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

五言 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

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

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地許慎曰地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崩同也

石淺水潺湲日落日照

睨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

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抄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

其體同塵而不渝其貞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既乘上皇心豈屑末代謂載之此謂上皇王逸楚

辭注曰屑顧也先結切劉向雅琴賦曰末世鎖才兮智孔寡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

退耕於富春山後人各其釣處為嚴陵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釣巨綸五十犗以為餌躡會稽投

竿東海且且而釣其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釣陷沒而不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任公子

得若魚離而脂之白淞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若魚也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呂

登江中孤嶼一首五言 示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

延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涓子吳雲

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

舟行兀兀忽推篷
眺遠心目俱曠敘
寫生動放眼江天
脫屣遺世與象殆

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追區中之隘陝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于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景物靈贖尙莫能賞况埋照而蘊真者乎

初去郡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 貢公未遺榮

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又曰廣德當宜近於知恥又曰貢禹字少卿琅邪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

或可優貪競 豈足稱

達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伊子秉微尙 拙訥謝

浮名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廬園當栖巖 卑位代躬耕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岩栖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

無庸方周任 有疾

像長卿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畢娶類尙子 薄游似邴

生嵇康高士傳曰尙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救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尙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尙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救斷家事尙向不同未

貢禹終為當世所 廢卒于御史大夫 之官故曰未遺榮

妙牽絲用之耶署尤

易自心神為之爽
有初字與味

許執是班固漢書曰邴晏容養志自
脩為官不肯過八百石輒自免去
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
越絕書曰恭承嘉惠
思立賦曰簡元辰而

促裝柴荆
已見上文
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
魏榮緒晉書曰安帝即
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軍

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
應據詩曰不悟牽朱絲三晉來相尋
漢書曰薛宜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黃金印龜紐文曰章
負心二十載

於今廢將迎
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
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
理棹遄還期遵渚鶩脩垆
潘岳

有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遊速也陸機赴
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垆
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

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攀落英
毛萇詩傳曰挹樹也王
逸楚辭注曰攀采取也
戰勝臞

者肥止監流歸停
戰勝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如嘿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
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胃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

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
止水以其係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
即是義唐化獲我擊

衷情
義庖義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后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
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

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
日出可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

初發石首城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覲乃表
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

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伏韜北征記
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雖抱中孚爻

猶勞貝錦詩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寸心若不

亮微命察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日月垂

光景成貸遂兼茲日月喻太祖也葛冀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出宿薄京

畿晨裝搏曾颺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楚詞曰溘颺風而上征重經平生別再與明知

辭再謂前之永嘉今適臨川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茗茗萬

里帆茫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茫茫乎何之忽乎何適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羅浮山記曰山

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賦越海凌三山遊湘歷九嶷

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欽聖若日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曰

海中央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后而一遇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毛詩曰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五言

謝靈運

用古人通作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

楚人心昔絕

越客腸今斷

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

斷絕雖殊念俱

為歸慮歎

廣雅曰歎和也

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憤懣也

追尋栖息時

偃卧任縱誕

崔暹陸機詩曰棲息高邱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

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纂

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謹耶司馬彪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

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

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暝

言春暝當臺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

悽悽明月吹

惻惻廣陵散

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危柱謂琴也孫

氏筮篋賦曰陵危柱以頤頰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一首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乘

月聽哀狃。浥露馥芳莌。乘月猶乘日也。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狃之響。濕露而行為馥芳叢之馥。廣雅曰狃雖也。說文曰浥濕也。春晚

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

入松門。張僧鑿薄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三江事多

往九派。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派乎潯陽。靈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孔安國尚

書傳曰吝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温。穆天子傳曰河

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潤也。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絕而念逾

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八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五言。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祿里先生

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

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目注云卽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

植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遁無不利。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

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遂登群峯首。邈若升雲煙。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遊仙詩曰逝將升雲煙。羽人絕髣

髣丹邱徒空筮。楚辭曰仍列人於丹邱。酈不死之舊鄉。筮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

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徃意。乘月

弄潺湲。淮南王莊子畧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徃者也。司馬彪曰獨徃任自然不復顧世也。恒充俄頃用。豈爲古

今然。言古之獨徃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徃常充俄頃之間豈爲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

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張鈞注少時爲樂不足爲長久之事於義較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明。